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種

王雲五主編

美國革命史

(八)

特勒味連著

陳建民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省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284

萬有文庫

第一集補編五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美國革命史

(八)

特勃味連著

陳建民譯

漢譯世界名著

010284

## 第二十四章 懸慮英國之自由 報紙 北英與南英

此數閱月中哈得孫河與德拉瓦河間擾攘一時之大事自成一種明白坦率之紀事；但英國國內事件之歷史則較為複雜，較難敘述。因此種歷史非行軍與反行軍，前哨線，恐慌與突襲之事也。此地之衝突見於國會，市場與報紙；見於家內，見於每一有思想之公民之胸中。一七七七年甫歷六週，而人人必須抱定意見，坦然陳述此項意見，並毅然守護此項意見之時間已到業已明白。議者多數人士皆不過問此次爭論之誰曲誰直，或訴諸武力是否得計。自謂曉事之內閣則宣稱移民可鄙如敵人，戰爭短期而所費有限，而戰費不久即可以美人戰敗以後即願慷慨輸將之租稅補償，且將超出數倍；而素來安分守己而願受統治之人自皆信賴內閣。誠然，贊助內閣之上院議員與下院議員間亦有數人早於耳語與私信中自謂衷懷不安。「內閣（一七七五年冬卡來塞爾兩爵士函告喬治塞爾溫）處境至艱，其計畫決難成就。吾輩贊同內閣之人自有訴說之權；因內閣欺罔吾人，且亦欺



罔自身也。」（註一）今則此種沮喪之念頭凡一日之中有五分鐘之暇曷以考慮國事者皆有之焉。於八年軍事佔領二十一個月苦戰之後，美洲未被征服，亦不自知其利益在於接受英國內閣之要求也。

兩國有識之士明知此種局勢，且平心靜氣揭發此種局勢，使人無辭以難。美國某民黨黨員，當其主義之前途最爲暗淡之時，即冷靜推測英國之形勢。其言曰：「英國成功之希望在於於吾美軍隊尙未訓練成熟以前大捷數次。夫距離如此之遠則海陸軍給養費用勢必過大而非地球上任何國家所能長久擔負。據云英國嘗用九萬噸船舶，每噸每月須十三先令四便士。當吾美兵士應募出戰之時，紀律必逐日增加。吾人之軍隊戰敗後仍可增援，而吾人之敵則必須橫渡大西洋以救災禍。吾人今日所感之困難果有荷蘭聯邦所受西班牙之荼毒之十分之一；或吾人之情形只有一半困難乎？國家非勝利所能征服。馬爾巴羅公爵疊勝法國，而每次勝利所殺之人且超於吾人今日全部戰事，然而法國能爲有力之抵抗且取得光榮之和平條約焉。」（註二）

此蓋一七七六年十二月所作，此時戰爭上之勝利固全在英方也。自經特稜敦與普林斯敦兩

役而豪氏退出稷西之後，某倫敦人發表上項意見尤爲有力。『吾人地圖之小尺度欺騙吾人；且因美洲一語所佔之地位並不較紐克郡一語爲多，吾人遂以爲此兩語所代表之土地等大；雖查勒斯敦與波士頓之距離等於倫敦與威尼斯之距離。倘布刺多克（Maribock）尚在，彼或能述此類零落與崎嶇之地方如何難行。安麥斯特或亦能爲之，然而此輩將官有心悅誠服之民族爲之助，而豪氏則無之也。吾人出兵攻擊分散全洲之農人與田舍，而吾人不久將聞吾英之將軍不得不防守森林，攀登山嶺，在河旁守候船隻與浮橋舟，而其運送船與護送艦須大如軍隊自身。此等困難以及其他同樣之困難將於次期戰爭之時出現。吾謂次期，因吾人從前費一次之征戰與數百萬之金錢而失去波士頓登陸地方；後又經第二次之戰役與七百萬之費用，吾人則以羅德島與紐約兩處登陸地方代之。吾與福祿特耳（Voltaire）兩人同以爲大征服者必係大政治家。除實際戰爭工作以外尚須其他以戡平叛亂並恢復從前之狀況也。（註三）

歐洲最敏銳之目光早已窺見此種不可避免之結果。普魯士腓特烈大帝身經百戰而勝負參半，且知不必過於重視一次之戰勝或戰敗。大帝曾挾以寡敵衆，犯有重大錯誤而得其教訓之利益。

且終於敵友兩方皆以爲必無幸理之戰爭中奏凱而歸之人之識力與同情心於此次長期戰爭之變幻中觀察華盛頓。既有此種經驗，彼自無待薩拉托加與約克唐，卽知英國當日實從事一種絕無希望之工作。其所得之一切消息（大帝於一七七七年三月前半函告）足以表示殖民地必能取得獨立并保持其所得之獨立。（註四）此乃當代最偉大之蘭士所察出之將來，而彼所知之一切事實世人無不知之，生平未曾見人發噤，但能用其常識之平民亦有充分之材料以預測戰爭之結果。無數不幸之消息具見駐美軍官之私信，而此類私信隨時刊諸報端，甚至只閱倫敦公報而不讀他報者，當其瀏覽豪將軍之公文時，亦盡有嚴重之材料供其思考也。

雖然，本問題有一方面比較純粹軍事上之理由尤能吸引吾輩祖先之注意。吾人勿忘多數英人自始——最後則英人中之大多數——卽視此次在美所作之戰爭並非一種外國戰爭，而乃一種內戰爲英國之自由所繫者。彼等以爲有人故創一種政策，且於半紀之中堅決實行一種政策，而此種政策之目的在使王權在國內極有勢力，而最有名譽之史家自茲以後曾論及當日之時代者坦然懷抱此種見解。該種政策茲甚風行，而個人政治其始不過一種作惡之學說，今則變爲一種重

大之事實矣。國王勝利以前有猛烈鬭爭之一時期，而此一時期之每一階段皆有不幸之事故發生。報紙發表不利皇家之意見者即遭嚴罰。選民自動選舉之權利在文字上被否認，在實際上被侵犯。上下兩院之議席愈多王所津貼之官員與受恩俸者；而此輩大人先生深知國王所希冀於彼等者如何。其職務在於煩擾每一大臣自覺不但對於國王負有一種責任，即對於國民亦負有一種責任者；在於該大臣不肯改變其愛國思想之時賣之焉。英國最有名之政治家——英國各黨今日一致贊美之政治家——皆無任事之機會與希望；而吾英英勇與獨立之民族性轉使人無擔任公務之資格。最後英內閣又因曾於斯德拉福特 (Stratford) 與船鈔之時代驚動全英之同一問題與殖民地尋釁。為擁護雖無代表亦可課稅之學說，國王之臣僕，其實國王之奴隸，（因關於此事首相及其最可敬之同僚，皆被迫而採取一種違反天良之行動）不惜用火與劍威脅美國社會，且以作亂之嚴刑威脅個人焉。情勢如此，則怒國王之侵略者自抱一種信念足以影響其對於殖民地之糾紛所抱之見解者。此種信念已由一貴族用淺白而有意義之文字表之。阿爾柏馬爾爵士 (Lord Albermarle) 明言一七七七年及後此數年之間，反對黨抱有一種「深遠而極有理由之見解，即

專制政治者在美國成立，則國王至少必謀於母國樹立專制政治焉。」（註五）

此類懸慮凡論事確有見地而愛國之熱誠無賴證明者皆有之焉。查坦當衆演說之時每談及移民之權利，英國之義務與夫此種權利被侵犯而義務被放棄時帝國行將遭遇之可怕之結果，挾大演說家之本能，彼故意不將可以爭論之新資料加入一種爭論，因關於此種爭論彼已覺得無數充分與自明之證據也；但其私人之信札則明白表示，其情緒之熱烈與其辯護之誠摯，實與美國若被征服則英國即不自由之信念有關。幸上天垂憫（查坦函述）英國不至自縛其手而套上現爲殖民地製造之鏈；然後徵引朱味那一段文字，而此段文字敘述奴隸性之傳佈於羅馬人之間與羅馬人公共精神之敗壞如何向征服者自身復奴隸世界之仇焉。（註六）

查坦所自承之恐懼，倍克亦有之焉。一七七七年春，倍克曾謂美洲戰爭之於數年之間準備英人之心理以接受專制政治，實較其他所有原因於一世紀內準備英人之心理以接受專制政治爲尤甚。此種結果所由實現之程序之各階段，具見倍克致布立斯陀爾執行官書之最後五段。此五段過長，不能徵引；縮短或重寫又係文字上一種犯罪行爲；但倍克所得之結論，則見倍克評論美洲亂

事之兩句。其言曰：「吾人不能不於所發生之暴行中尊重此類騷動中所有之原理與精神。此類原理與維持吾英憲法最重要之部分之原理如此相似，馴致吾人每念於吾英領土內任何地方消滅此類原理之時，即不能不承認結果並創立先例，與吾英之自由至爲危險者。」

賀拉西窩爾坡爾絕不疑內閣有力分子所遵循而比較不壞但較爲膽小之分子不得不趨之途徑將通至何方。在挪兒斯內閣傾覆而危險消滅以前，氏對於本國自由之政治前途極爲關懷。當冬間豪氏與華盛頓在稷西慶兵之時，窩爾坡爾訴稱自身目前所過之生活在樂其國人之戰敗與被屠，而此國人之爲其自由而戰，正猶爲彼等自身之自由而戰也。三十個月後窩爾坡爾所言尤爲憂鬱。氏謂因吾人不許美洲依其自身之方法送吾人一半財富，而必求其依照格後維爾與坦增德之方法送吾人一半財富，而與法國及西班牙作戰至可傷心。但國內敵人之推翻一種適當之憲法，實一種命運較吾人所受諸外人者爲尤壞；而此種尤壞之命運，苟非吾國恢復本性則必在守候吾人也。窩爾坡爾力言自英國欲於殖民地行使一種專制權力以來，英國之自由已臨危險而其光榮亦已開始衰退矣。（註七）

而詹姆士黨與拒誓者亦公然反美而熱烈贊助戰爭自屬一種不祥之狀況。宣傳消極抵抗說之政黨黨員，自喬治第三表示欲選其自身之大臣且為自身而統治以來，即轉而效忠喬治第三。當彌得爾塞克斯之選舉發生糾紛之時，彼等贊助皇室。（此固曾讀朱尼阿斯之著作者所共知。）他人曾以極美之詩與極拙之文諷其拋棄其舊日之忠貞之寶座；但彼等所取之行動方針固足以見彼等之常識與一致。一七七五年之詹姆士黨並非幻想家或素人。在一七七五年前彼等只有半生力強而能動搖國家之基礎；今則既求與改變後之狀況相適應，彼等又係一可畏之政黨矣。凡少年時代係詹姆士黨而至今仍係專制政治之黨羽者，即成為少數自治市內有力之少數黨與北方各郡多數地方民事法院治安法官中之多數黨。彼等不以花園或人造薔薇花之禮節自娛，亦不關心其所祝飲之皇帝之耶教名字。其信條為忠於其所認為國家行政應行遵守之原理。若彼等不能有一斯圖亞特朝皇帝，彼等亦至願歡迎一漢諾威皇室之皇帝願行斯圖亞特皇帝之政策者；且亦願用其金錢於白馬，但使此白馬馳往彼等所認為正常之方向。一旦美洲戰爭開始，彼等即知國王將無所不為；且亦無彼等所不願奉以周旋者。（註八）關於此點之證據曾經一素知詹姆士黨之思想

者鄭重列舉於其所作之最後一札中大衛休謨乘垂死之人之尊嚴預言若皇室能於美洲得勝，則英國之憲法亡矣。（註九）

知其所事之史家欲探查吾英歷史上任何危險時期民意之趨勢時，往往注意外國駐英大使之秘密報告與接受此項報告之君王所下之判斷。在英國大革命以前之時期，吾人之知英人之情感，多賴詹姆士第二宮廷法大使之秘密通信；而當獨立宣佈之時代則普魯士駐英公使之通信亦可以表示英國之政治。於此兩外交家中，腓特烈大帝之使臣自係比較可靠之指導者。摩爾贊伯爵比較對巴利倫（de Fallion）尤能辨別重要之事實與政黨之議論，因對巴利倫時常參與威爾遜之政治陰謀也；抑腓特烈之爲僱主亦與路易十四大有不同，而向腓特烈呈遞一篇改竄或詔諛之故事較敘述一則不甚愉快之事實尤不安全也。

腓特烈大帝之密切注意英國憲法上之鬭爭一如其注意奧國與俄國軍隊人數之變化，而且大有原因也；今則帝已深信倍克與查坦對於英國公共自由不安之狀況所抱之憂慮並不過甚。人或以此種情況不至使其關懷；因彼絕對不願於柏林樹立國會反對黨，或改其王國爲君主立憲



也。但彼慣於注意結果；由彼觀之，任何國家合宜之政體即能產生強固幹練之行政者。非特烈大帝所欲見之英國乃不斷注意大陸事件之英國；令其鄰人尊敬並信任；又能利用其富厚之財源以使人感覺其勢力之偉大者。但在當日英國統治者之下，英國在歐洲實等於零；因內亂而分裂，又將新近使其得為世界之公正人，且不久即不足以保護其自身之海岸與兵工廠之力量與其自身之殖民地作無謂之戰爭。

且非特烈個人對於英國新近樹立之政制亦有不滿之理由。英國受查坦爵士之鼓動，曾於七年戰爭之初期與普魯士聯肩作戰，且於普魯士極感困難之時以英金助之，而英金不過不如英劍之贊助之受其歡迎而已。但當喬治第三踐祚而求得其所滿意之首相時，彼竟撕毀其光榮之同盟條約；且停付津貼，而此項津貼在英國財庫之中為數有限，而在節儉之普魯士軍部則又係堆積之財富；況又於追逐最烈之時委以飼狼，而狼最後亦覺彼乃一塊堅韌之肉；但彼始終未嘗忘英國個人政治之首次公開行動即對彼用計，而此計幾使彼覆亡焉。厭惡標特爵士與標特爵士之皇家恩人，而又誠心愛護查坦爵士，此普魯士王遂成爲英國憲法上之自由之摯友。若此國（此乃其預言

之大意。竟許其元首便宜行事，並任殖民地接受國王所與之命運，則該種命運英國自身遲早亦將蹈之焉。蓋喬治第三之政策整齊劃一，且於帝國領土之內皆取專制之方針也。腓特烈曰：「由吾所得之消息觀之，古代英國之精神幾於完全消滅。凡百皆傾向於政體之改革，結果舊日之憲法不過表面上存在，而國家實際上比較前朝尤近於奴隸狀況焉。」（註一〇）

此類文字出諸身為專制君主之統治者，且願永久作一專制元首之統治者，可謂卑下者矣。但威脅英國自由之危險曾令比較波次但皇家內閣尤為奇特之某方面大為不安。無論如何，腓特烈與吾英和好，雖吾英之陷於困難不至使之傷心；反之，法國則乃一活動與公然之敵人。法政府因最近戰敗受辱自願見移民之叛亂；自始即以金錢與軍需接濟移民；又乘吾英國難之機會宣戰，且以法人非常之力量，甚至空前之力量，進行此類戰事；同時又聯合全歐反對英帝國。然而亦有法人，有多數法人，視吾英為一國，而此國以穩固合理之自治所產生之物質的與道德的利益之權模供並世人士之研究；且於二百餘年間為域外自由之擁護者。彼等之祈禱，或（嚴格言之）彼等之希望與抱負——法國激進思想家不常祈禱——即英國不至忘卻其所負之高尙使命，且及時考慮破

壞他人之自由不啻打擊自身也。

此類思想於英法戰爭行將暴發以前，見於摩勒方丈（Abbe Morillot）致設爾本爵士之信札；而此兩人間來往信札之後半部，則證明經過四年猛烈與可疑之戰爭後，對於吾英之光榮所抱之隱憂，仍存於若干慷慨之敵人之心。一七八二年挪兒斯爵士之傾覆，令法人大為滿意，而滿意之理由至可贊賞。彼等感覺寬慰，因流血從茲停止；因英法兩國所代表之最高文化不至自相破壞；但最為重要者，因自茲以後在此憲政國家中自由必甚安全也。摩勒曰：「爵爺，雖因戰事而疏遠，吾固願見英國政治進步也。吾以世界公民之資格樂見一大民族又恢復其真正之地位；知其真正利益之所在；且其財源不用以追求一種不可得之目的，而用以擔保財富與勢力，而此財富與勢力乃其所應有且為整個世界起見須歸彼等繼續佔有也。若美洲之獨立毀滅，則英國之憲法將被推翻，而貴國之自由亦將消滅也。」（註一一）

在關心英國憲法所遇之危險之外人中，美洲民黨已不在內矣。當戰事繚延，而其所受之痛苦與犧牲加甚之時，移民漸不注意威爾斯兩政黨間之差別，彼等認英國為一完整與可畏之全部；而

英國出現於移民門前時所具之資格已不能引起其同情。查理福克斯及其滔滔不竭而深合政治家之身分之演說距離甚遠；同時相圭因將軍及其布倫瑞克兵與紅印第安人則距離甚近，所有奮力抗拒英軍並重建美艦所毀之市鎮者皆不留心英國自由之保存。但其子孫有充分之時間以考慮此事者——而且在歷史方面於此後長久之歲月中除此以外不思其他者——逐漸斷定若殖民地之抵抗竟被消滅，則英國與大西洋外之自由勢必同歸於盡。此種結論隨時由現存之英國作家用相當驕傲之語氣與宜於題目之文字敘述焉。據云無論今日美人之精神如何，十八世紀時代殖民地之人民則根本上係英國的。自新朝代開始以來，彼等已察出喬治第三決心破壞並推翻英國真正民族自治與真正內閣責任之舊機構。美洲英人首先謀叛，因首先感覺毀其自由之全部力量也。其所奔走之革命非一種變亂以反對英國，英人或英國憲法者，此乃一種守勢之動作，為英國主要之制度而採取以抗英王破壞國家政治之進步與柯退時鐘之針，以便此針又指國會解救彼等脫離斯圖亞特皇室以前之愁悶時間之目的與努力也。（註一二）

依據初代慎重之判斷，此即美洲戰爭時代英國時局之形勢也；此即從海峽他方靜觀吾英政

策之法國所認定之英國時局之形勢也。此乃一種形勢驚動當日英人預見其國之自由不久將受一度最後而又成功之攻擊者；自知過於高尚與倔強而當審判日期到達時無論自身及其家族所受之懲罰如何嚴重無不盡力以衛自由者。此類逆料使其生活暗淡，引起其公共行動，且渲染其密談與私信。里士滿公爵乃富有經驗之議員，通曉世事之人，在國內所冒之險較大之貴族；其私信乃極有權威之重要文件；而此類文件即對後人表示當日地位較低而又非較不誠實與愛國之人所抱之思想與所懷之疑懼果何如也。

一七七六年八月——即豪氏開始移動以攻長島美國陣線之時——里士滿公爵由巴黎致長函與倍克公爵赴法，乃為照料其在法國所置之世襲產業並承繼其對於奧維尼（Auvergne）之權利。此乃一種煩雜之工作；蓋欲侯爵之賜予有效即須向巴黎國會登記；而在巴黎國會無金錢則無論何事皆不能成。里士滿訴稱除事業本身以外，訪問、儀式、要求、宴會及其餘可以影響關係人之機構皆甚疲勞而糜費。然而由彼觀之，時間、精神與金錢之糜費皆甚合算。蓋雖法人治理不善，有時難保無不能居住英國家庭之狀況發生。里士滿曰：「誰又能知必無一日退居此邦非一種樂事乎？」

吾人今日之得保自由純由吾英最優之國王慷慨大量而不肯利用剝奪此類自由之機會；因彼本  
能仿效瑞典王之所爲也。(註一)吾不疑其忠順之上院議員與下院議員將逐漸授以完全之專制。  
吾誠懼時期將至，此時曾犯各種卑鄙與腐敗之英人將如瑞典人最後承認不配享受自由焉。一日  
此日到臨，吾英之局勢將不如法國。新生之專制有如兒童之逃學將有種種暴行。抑更有進者，若有  
衝突之事發生，吾恐自身或吾之財產將被問罪或剝奪。若茲事竟然實現而美洲又不爲吾人開放，  
則法國或係吾人退步之地，而此地之貴族非無用也。」

在美洲戰爭之各階段中英人之意見向不一致；但此種意見對立之程度如何吾人人生當一百  
三十年後殊苦無法決定。有實際的政治經驗之人，常他人告以關於當日某種問題國人之思想如  
何如何之時，無不表示懷疑。且每反問告者國內人士信任之者究有若干。史家謀判英美戰爭時代  
吾人之祖先所抱之情感者往往過於注意熱烈或抑鬱之黨人所爲之匆遽之概括論定。凡急急擠  
入此古代爭論之叢林者，即發現每一灌木之上有此類果實甚多。惠文部之民黨函告菲列得爾非

亞全國發狂，且二十人中幾無一人不願見英國與彼自身破產，以使美人拜於澤曼爵士之足下。反之，約翰衛斯力一方面承認舉國發狂，他方面又謂大部分英格蘭人、愛爾蘭人與蘇格蘭人幾於反對國王與國王政策以證明之。其實但使慎選據實陳述，但認識不足之個人言論則雙方之一切皆可得而證明。至於比較有利之結果，則惟有詳細觀察某類絕無可疑之事實與狀況，其意義可由會於本人生時之英國經過一種戰爭熱狂之時期時，張目四望以察其周圍之形勢之人加以測驗者始可得而致。在六十歲以上之人之記憶中，英國曾兩度參加舉國一致之戰爭，在瀏覽本書之人之記憶中，英國至少曾一度參加舉國一致之戰爭。凡曾關心克里米戰爭與脫蘭斯瓦爾戰爭（Chinguan War and Transvaal War）之特徵與事件者——又曾研究一七七四年至一七八二年年間所發生之類似之特徵與事件者——儘可自行判斷美洲戰爭是否深得民心也。

於開始此種研究以前尚可為一種初步批評。下院最後得國人熱烈之贊成而停止戰爭，且承認美國之獨立。曩者英國民族曾經患難，日後又曾經患難；而英國人民從無因英國於特定時期應付不善遂遭失敗而即謀排脫一種正常之戰爭者。一七八二年吾英人民決定不再設法征服美洲。

因征服美洲之舉既愚且妄也。此種事實，由所有尊重英人之性格者觀之，大可證明大部分之國民必已深信以武力威脅吾英之移民既屬失策，亦且不義也。

將欲測定美洲戰爭曾否博得人民之贊成，但觀報紙一般之論調與傾向即可知之。向使人民贊成戰爭，則反對戰爭之報紙必少而且怯；同時贊助戰爭之報紙則多而發達，且常對付國內之批評家與國外之敵人時不至因過度容忍而犯何種錯誤。書籍與小冊子無論其銷路如何之大並非民意同一重要之測驗。蓋就一方面言之，十八世紀之大臣慣於賄賂作家以擁護彼等及彼等之行為，就他方面言之，一人因公共精神或私人恩怨反對政府者不吝十鎊或二十鎊以使其國人能讀其所刊佈之見解，無論其中願利用此種機會者如何之少。但報紙則須有人瀏覽而後始能生存；且就大多數情形言之，苟非贊同其意見，則將無人瀏覽之，更無人願訂閱焉。喬治第三朝代之第一四分之一顯係報紙時代。無論國王為善為惡，彼於無意之中刺激報紙之活動與勢力。常長期憲政運動之時報紙即佔重要之地位。報紙數目加多，報紙規模擴大，且已完成發表讀者歡迎之材料之技術；又曾推廣其銷路。在一七六〇年與一七七五年之間，財部發行之印花稅由每年不及九百五十



萬之數增至一千二百五十萬。一七七六年國家需款甚殷而不甚愛惜報紙，即提高印花稅至每半張三便士半。然而銷路依然增加，直至挪兒斯爵士退職，而國王與人民間長期之辯論終止之時，報紙印花之需要始衰而終於跌落焉。

倫敦最大，最有勢力，與最爲流行之報紙皆反對內閣對美之政策。【北方英人】（*North Briton*）業已停刊。第四十五期，歷史上最昂貴之零件印刷物——因政府前後共費十萬鎊以禁止之——於羣情憤激之中被公家校刑吏付之一炬，而羣情如此憤激公家校刑吏自身幸免被焚焉。但一羣長生鳥繼之而起，且欲以其爪牙爲其先人復仇。倫敦晚報（*London Evening Post*）公報（*Public Advertiser*）晨報（*Morning Chronicle and London Advertiser*）與新日報（*Gazetteer and New Daily Advertiser*）使宮廷與表德福黨深悔當日干涉謝爾克斯及其報紙焉。

大多數報紙知其自身之起源者無不於其名稱之一角上加“*Advertiser*”之偏名。草創之時，此類報紙原係廣告單，無多新聞，更少政治。（註一四）但在美洲戰爭期內隔日出版之倫敦報紙則與

此完全不同。此類報紙亦告世人購買者可於何處聞所喜之家產，備經訓練之獵犬，與一羣狐獾犬，治胸病之錠劑，治癩病之補血丸，以及醫治一切之百寶靈藥；但將其大部分之篇幅刊載比較熱烈與動人之問題。其各欄充滿倫敦公報所無而內閣極願隱秘之消息。在通信中，在辛辣之段落中，在冗長之篇幅中，各該報鞭撻首相及其每一同僚，且責其引起一種不公平之戰爭而又無資格進行此不公平之戰爭。

晨報 (Mor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 由主筆貝特 (Henry Bate) 改為內閣機關報。貝特論職業乃一牧師，而在民黨之間曾被目為不能履行其神聖之職業之職務者。因當日以及日後有名之王黨黨員皆謂貝特此時之生活實不過一無賴漢而已。為國王猛烈奮鬥而其奮鬥甚為公正之約翰孫博士亦力斥貝特；而素無民黨偏見之克洛克 (Mr. Croker) 曾述此一少年之行爲，而此篇敘述證明約翰孫博士之斥責確有理由。(註一五)若吾人除開晨報之破壞的擁護與倫敦公報之正式的卑鄙不計，則內閣無多可以感謝報紙之處。倫敦紀事 (London Chronicle) 大不過一平方呎，則以一種友好之態度對待內閣，但亦恨標特爵士與蘇格蘭人，蓋視標特爵士與

蘇格蘭人爲喬治第三及其內閣之秘密陰謀家也。公論報(Public Ledger)自謂爲一種政治商業之報紙，爲各黨開放，而又不受任何一黨之影響；此報偶亦褒獎挪兒斯爵士，尤常致其殷殷之勸告，惜此勸告未蒙爵士注意耳。然而甚至公論報亦怨移民侵入加拿大，謂此乃移民不得不採之自衛行動。當日亦有報紙雖不贊成戰爭，然猶贊助內閣；但在倫敦全部報紙必無一家反對內閣而贊成戰爭者。

研究美洲革命時代英國之意見偏重何方，則不能不重視報紙上所發表之意見；但此類意見發表後不受懲罰亦同樣可以注意。夫一個內閣已漸衰微，忽因戰爭而告有力，而得民心，且繼續維持其權利直至戰事結束之時本屬常事；而在諸喬治之下，取得勢力與羣情愛戴之於內閣較今日猶有意義。當日戰時內閣得舉國爲後盾大可威壓國內反對黨。自移民訴諸武力之後，反對皇家政策之新聞記者與小冊子作家瞬將遭逢不幸本屬意中之事，然而結果則適與此相反。當喬治第三即位初十四年，內閣檢查新聞非常嚴厲，有時幾臻野蠻。最高尚之法官亦願爲行政方面效勞；而此非吾英歷史之第一次也。羅傑士挪兒斯 (Roger North) 於其絕妙而足以資啓迪之家傳中，報

告十七世紀內亂之時，英國高等法院如何專用以事黨爭；挪氏且謂該法院乃一地方其中之新聞比較法律尤足聳人之觀聽。法律，如曼殊裴爾爵士所規定者，令所有著作人或排字人地位非常危險。對於著作人、編輯人、發行人與印刷人之告發有如雨後春筍。鉅額之罰金，長期之監禁，以及枷刑之可恥，皆係數年來拘誅批評內閣之人之命運。苟非有時得託庇於民事高等法院，而受民事高等法官普拉得（Pratt）之審理，則其情況殆無希望；普拉得日後入貴族院時，極力贊助查坦爵士調解英美。普拉得遇自由臨危之時即依法律真正之精神採取行動，且為救護被害者起見，不惜推廣其自身之管轄區域，即毅然擁護該院古代之名譽（註一六）時日遷逝，下院內閣多數黨加入迫害；而國會之特權本用以保護自由者遂於叫囂喧嚷之中變為暴虐之機關矣。

大臣於和平時節——此時不能藉口國家之危險或必須維持國家統一之外觀為其專制政策辯護——採取此類行動者則當戰事勃發之時曲解法律以報舊怨並禁止敵意批評之發表勢必更無顧忌。但雖反對國王及其內閣之喧囂日甚一日，而新聞檢查似反失其效力而反對黨之報紙愈益浮囂而不受何種威脅與驚擾。政治犯之審判漸少，而最後幾於停息（註一七）檢察長請求報

復之呼聲——而所謂報復有時對於重要之憲政論者或熱烈之自由擁護者；有時又對於可憐的書店奴隸與排其論文之排字人——亦歸停息。人類得依其自身之所刺激及其自身之興趣之所許可發表其思想與情感，無論報端之詬訾措詞如何粗暴與野蠻，政府法律顧問遇迫害問題發生之時，因自覺大多數人民皆以為反宮廷與反內閣之文字不至過於激烈，而有所畏懼，自茲以後，言論絕對自由；但重大之誹謗不能免罪，又係英人公允之光。若對於任何政黨有侮辱或輕蔑行為，則吾英之法庭必依法治罪。一七八〇年晨報責里士滿爵士與法政府暗通消息，但該政治家雖對移民表示友好之態度——苟非因其所反對之政策則移民猶係公爵之百姓——然由英國陪審官觀之，此又不能證明其人即有通敵嫌疑，抑英國陪審官亦不許報紙侮辱明登之真英雄以滿足不恥與薩克維爾爵士同列閣席之政客。貝特常經判定有罪，監禁一年。

反對黨政論家之得免於虐待非因其自身之緩和或審慎。彼等之著作有時於歡笑中略帶傲慢；有時又理直氣壯而暢言無忌；而當其攻擊最高當局之時，其攻擊亦最為直接，最為猛烈。在一七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之「北方英人」中，耐爾克斯曾以不滿內閣之措詞批評國王之演說，

但遇提及國王之時，又用謙恭之辭語。一方面認定此次演說爲人類所未曾受之正式傲慢之最荒肆之例證，他方面又明白表示此乃無道義之大臣之所作，國王一時糊塗，遽予採取。在報紙史之後一期，愛好文學之某君——其德行與弱點除害及自身外，不至害人——曾以一諷刺形容字施諸攝政王，而此諷刺形容字，凡屬有識之人——無論爲國王自身或國王左右——一覽之餘，無不一笑置之而不復記憶。然而漢特 (Telford Hunt) 被處鉅額罰金與兩年徒刑，而喬治第三於十稔之間如此努力摧殘尉爾克斯，結果當其摧殘之時，幾覆其自身之寶座焉。從前或以後攻擊皇室之人所受之嚴刑——與國王引起美洲戰爭并贊助美洲戰爭時所示之寬容比較之下——足見此次戰爭非大多數英人所能贊成也。

自一七七五年以後，報紙直接攻擊國王。報紙僉謂帝國歸一，自私與狠毒之人統治，其行政之每一部分既可惡而又腐敗；結果國王少數之百姓因被壓迫而作之掙扎，即對世界宣佈帝國之弱點焉。此乃一七七六年初所發表之文字；是年冬天某耶教兵士以兩欄之說教致王，而冠以智慧論。第六章首七節詩句，此類詩句對王所加之詆責已是一種說教；但教士仍盡其說明正文之責任。彼

詢王曰：「王不會謂自身之抱負即國家之需要乎？王亦曾選擇最虔誠、最勇敢與最富有理解力之人充任大臣與顧問乎？王不會畏左右有此輩正士，因彼等不欲媚王而且反對王之不合理之熱情與不適當之計畫乎？」於是此種議論即藉此類無數之質問繼續下去，若在五年前或十年後，則此中任何一項質問將使作者及其印刷人與印刷人之思量不得不慎重考慮如何答覆新門監獄內獄吏所為之訊問也。

無論何時內閣與國王相提並論，此非為寬恕王之責任而乃為責王將國家之政治交付一羣無賴漢。依據某新聞記者國家最大之不幸莫逾國王左右無一正士。另一記者曰：「美人絕不關心內閣的改組。彼等不問誰是閣員。彼等早知內閣之改組不過一羣惡者承繼前一羣盡是惡者而至於濫用職權之惡者而已。」至於英國何為而受愚者與惡者之統治則歷史上一則軼事證明之焉。

「名詩人窩勒 (Wallor) 某日與詹姆士第二密談，王叩以亦喜奧倫治公主之照片否，窩勒曰：「彼殊極似世界上最偉大之女子。」「卿以為誰乃世界上最偉大之女子乎？」窩勒曰：「伊利沙白女王也。」王曰：「窩勒先生，朕深怪先生作此想，因伊利沙白女王之偉大全由於其樞密會議之

聰明也。『窩勒曰：『陛下亦曾聞愚者能選智者乎？』（註一八）

此類文字不過一小花球從一大花圈摘下以作標本而已。卡拉多克 (Caradoc) 不列顛尼庫斯 (Britannicus) 帕布里烏斯 (Publius) 西門斯 (Ximenes) 與攸們斯 (Eumenes) 以及一真正之民黨黨員與一自由之友無不絮語不休，且有時非常猛烈；然而吾人之祖先讀其著作之時無不滿意，且不願彼等縮短一句或少一最高級字而較弱。即使攻擊國王之人宅心至厚而以反語攻擊，但亦必使其意義明顯。在一七七七年冬季會期以前，某報投稿人自署 "A. J. T. H. A. 者即製作一篇想像的國王演詞。『兩院諸君（故作喬治第三之語氣，）夫全世界既知朕如何受欺矣，朕即乘此機會宣稱吾今已知吾為左右所誤，遂蹈愆尤。吾深以表白吾心之傾向為榮；且既知吾民之慷慨與寬厚，吾信彼等將嘉吾之坦白也。吾知彼等若敢抽刀抗朕，則彼等不久必能強迫法蘭西與西班牙求和。英王御宇而得民心之時則英王應滿意矣。』

客室詩人所能作之品得風 (Pindaric) 之短詩，早經英法兩國宮廷認為於國王之前焚文學香之適當之形式。但喬治第三早知詩乃一種誘惑非懶惰與惡意之幽默家所能抵抗。全部文人



之愛作詩一如懷特赫德(Whitehead)之新年詩與萬壽詩之常出現於書坊檯上，反對黨報紙在  
一月與六月間即以詩歌餉讀者。若桂冠詩人死去，又有一羣詩人，而此一羣詩人但使顛改繼其政  
見，在智識上即有資格繼承之焉。凡可提出以贊成或反對國王，國王之友人與國王之大臣者皆可  
於充斥市內之詩歌見之；且於此對話體詩之比賽中不易宣佈皇家之阿諛者或誹謗者為最卑鄙  
之詩人。宮中短詩自始即係一種討厭而不自然之詩者——無論創造或模仿——因不斷覆述而  
極可厭云。

引誘比較有力之作家作比較可讀但往往極不公平之詩句之事件非不常見。據云某次王正  
在戲院國王包廂內觀劇而血戰之報告傳到倫敦。

「正在觀劇時而屠殺之消息遞到；

豈老尼羅(Nero)之鬼復活耶？

一凱撒向一福特(Foote)或一馬克西斯(Macheth)稗笑，

此時其自身之軍隊或流血至死也。」

「帝國分裂，全洲喪天；

其子女之熱誠變爲仇恨。

而父母之死亡卽其命運；

其財寶涸竭，其重要消滅。

其信用變爲一種諷刺，而其可怖變爲一種笑話。」

此卽喬治第三——最耐勞與最自制之公僕——冒險出尋一夜之娛樂時所處之狀況也。此種戰爭時期國王應否觀劇之理論大大干涉國王之娛樂；蓋世界上之某處無一日無人因參加一種戰爭而死亡之時期已至，而此種戰爭自一七七七年冬大以後王卽不願民衆之希望與內閣所有審慎之閱員之判斷而憑其自身之勢力進行之焉。

雖亦有過失、荒謬與矯飾，最優之報紙仍能維持英國報紙高尚之程度。各報皆密切注意雙方之戰事，且以坦白而不至貽瑣屑或誹謗之譏之文字批評之焉。亦有鄭重與優秀之作，不問其國

人左袒何方，皆以維持其國人之尊嚴自任。各該報痛斥英國陸軍部以軍火供給蠻民與英國戰艦之焚燬毫無防禦工程之城市；但當紐約忠臣李文敦（James Livingston）之印刷所被康涅狄格之暴徒搜劫，且當教友會教徒因不肯反抗國王而遭菲列得爾非亞之侮辱時，彼等以同樣不贊成之態度提出抗議。關於內閣之戰略行動無不預先表示意見；澤曼爵士是而報紙非之事例可謂極少。自印姆刺（Imlah）之子阿哈布（Ahab）與邁該亞（Micahiah）之時代以來，（註一九）不智之統治者及其佞臣所堅持之愛國心之最不合理之測驗，決非勇猛有力之一代之英人之所畏；且亦無人注意內閣之徒黨因軍事批評家不肯預言快事而責其不忠者。

反對黨之記者當事件證明其逆料失敗確屬無誤時即出而指陳教訓。「誰令吾英之軍隊深入一地而能逃出此地便是勝利乎？若波士頓不值得防衛則吾英之軍隊何為駐此兩年之久乎？何為一再增援直至兵士多至一萬二千人乎？何為派四大將以統率之乎？減債基金何為儘被挪用乎？何為用六萬噸之運送船以作戰乎？何為俄全國之人民以養該市乎？何為於班克山上流如許勇敢之血乎？」（註二〇）凡此一切問題迄今無人答覆焉。

當一七七七年一月豪氏不得不棄西而困於紐約附近一帶時，所有一向反對遠征之記者，評論皆極坦白真誠。彼等責該將軍戰略錯誤，尤不肯放鬆閣員。常攻擊挪兒斯時，彼等即訴諸支配柏利 (Burleigh) 與查坦之外交政策，而誘致德累克 (Drake)、克萊武 (Clive)、烏爾夫 (Wolfe) 與安麥斯特 (Amherst) 之勝利之健全高尙之原理。英國之偉大即根於此種原理。因此種原理一方面在於承認戰爭之危險與費用間之合理比例，他方面在於承認此類戰爭之目的之重要。長島 (反對黨之作家叩詢) 亦值得吾英所用以佔領長島者之四十分之一乎？若英國重新佔領美洲 全國海岸之所費與佔領長島之所費成比例，則全國之地產售與最高之出價人亦能籌措充分之款項以事此不祥之征服乎？

盎格魯薩克森種兩支同胞間之同情未經戰事消滅者，則見於多數留英美人對於曾露其堅忍與毅力之革命領袖，尤其對於戰死之人所具之情感。既將攻擊呂百克之美人逐去，麥特哥美利之尸體昇入市內時，即有各國尊敬與悼惜之表示，而埋葬之時又用軍禮。方其逝世之消息傳至下院時，雙方最有力之演說家皆嘉其德行，惜其命運。倍克亟稱其人。挪兒斯爵士承認麥特哥美利勇

敢、能幹、仁慈，且深惜此類褒獎之形容字必須施諸身爲叛徒之人。查福克斯答稱蒙特哥美利已係叛徒，就意義而論，實與百年前之國會議員相同，蓋彼等不能出席下院，而福克斯四傳之人則有下院可以列席也。政府黨聞言報以冷笑，而此冷笑刺激上校巴利，常法軍子彈橫飛之時，巴利即與蒙特哥美利共處，而面上尙有一彈，當巴利起而攻擊他人無禮之時，則此無禮之言不至再見。當日某家大報即於四圍有一黑圈之一段文字報告下院之議事，而觀於常日報紙一般之論調，若他家報館之編輯而有此想，則他家報館亦必有此行爲。各種詩歌皆比較莫普登與蒙特哥美利之性格，且比較彼等始終擁護之主義。此時適有一篇政治小冊子，裝作死人談話錄——一種論文琉善 (Lucian) 曾於十六世紀前爲之，其後他人復一再寫之，直至今日爲求人類之舒服起見始無人爲之焉。茲文作者確係移民之黨徒，自稱敘述蒙特哥美利與其舊長官烏爾夫將軍在樂園重修舊好之時所作之談話。註二：抑對美之同情並不限於著書以供他人在書齋內瀏覽之一類作家，一齣戲劇，係上次法國戰爭之時所作，而暗指此於魁伯克前殺身成仁之英雄者，此時正在倫敦演出。此段本爲烏爾夫而作，但戲院則用之於蒙特哥美利，而全場哄動焉。

從最初之時期，倫敦報紙與倫敦社交談話待遇華盛頓之方式即不能較其偉大之命運業已完成之時尤為尊崇。其實英美交惡時，英國作家與演說家之待遇華盛頓，即與華盛頓之生涯將終而法國革命如火如荼之時，反對華盛頓外交政策之美人，對於華盛頓之虐待完全相反。一七七六年一月倫敦某記者曰：「華盛頓將軍行為上如此武勇，君能於十萬人之中識其係一將軍與兵士焉。歐洲國王與之比肩併立自覺有似奴僕。」查坦爵士對於華盛頓之恭維尤為實在。爵士於貴族院言曰：「統率今夜被稱為叛軍者之華盛頓先生每年值五千鎊云。」（註三二）

美國軍官當此戰爭時期特別引起英人之幻想者則為安諾德。其氣力與火性，其幸免於死，關於其愉快之性格所流傳之故事，其戰敗時之愉快——最重要者，其辛苦贏得之成功——令一喜愛勇敢之敵人僅次於一忠僕之民族肅然起敬。其相片懸於商店之貨窗與私宅牆上。夫可使彼安靜之創傷非外科所知既甚明白，則人自願見彼被俘而解至英國；但若彼戰死，彼等又將誠心惋惜。當日一首最嚴厲與韻律最壞之諷刺詩乃寄與公報偏私之雜報記者，因該記者既不得不敘述安諾德上校行軍之迅速，及其勇敢與行為，又以為不妨稱之為「安諾德」以掩其功績焉。安諾德

之怒其政府吹求與嫉妒之態度——此種憤怒久存於安諾遜之心，而最後則促其自身之毀滅——因聞曾於戰場之上測其武勇之英國敵人推重其軍事品質而益甚焉。

雖吾英人士自覺不能嫌恨美人者為數甚多，亦有一國，近在咫尺，為吾英格蘭人所不願與之友好者。喬治第三朝代之初二十五年所產生之永久著作之如臨時著作充滿特威得河 (Tweed) 南之臣民仇視生於特威得河北而不願居於特威得河北之臣民之情感至於令人不快，有時甚至引人謗議。原英格蘭人之反對蘇格蘭人但使相舒緩和則亦情有可原。在人類記憶之中，吾人之邊境兩度被一隊武裝小民侵入，而吾人之首都兩度受一隊武裝小民之威脅；且此輩戰士無論在後人想像之中具有何種浪漫性，固未經當日人士認為一種民族為文明社會所願受其征服與蹂躪者。一七一五年一羣高地人連同諾森伯蘭之獵狐者被包圍殲滅以前曾進至蘭卡郡 (Lancashire) 半路，三十年後數千名部落人民又進至德被，而令倫敦人受驚，至今尚有少數有價值之公民未曾完全復原焉。

但一七七六年之英格蘭人不必輾轉傳述其所聞諸父祖之舊故事以增加其憤恨。彼等自身曾經歷第三次侵入之禍害與屈辱。此時且有佔領軍久居。一旦標特爵士出任首相，彼即召來多數鄉人共同享受其幸運。攻擊之隊伍活潑而輕快，往往經防守之一方認為超過其實在之人數。恩俸與專利位置以及名稱奇怪而薪俸優厚之宮內位置——由從前壟斷此類權利之英格蘭統治階級觀之——瞬即變為北英貴族與北英國會議員之專利。且此種情況特別惱人，因蘇格蘭貴族能從職務上之收入設法積蓄或購買地產，而英格蘭之貴族倘能從職務上之收入避免執行吏侵入城市住宅而不必籌還其鄉間別墅之押款之分毫已覺萬幸矣。同時，非貴族之蘇格蘭人又佈滿海陸軍，政府各部與印度及各殖民地，無論身居何職，彼等工作之成績皆甚優良，且不倩助手而躬親一切。懶惰之英格蘭貴族見乾脩歸蘇格蘭人之手便非乾脩不免驚詫。但雖勤奮而富有公共精神，敏捷而節儉——其實即因此類品賞之故——標特爵士之同鄉不受其所服務之國家感謝焉。

(註三三)

雖自一七六三年標特卸任後已逾十三年，而標特仍係大衆討論與狐疑之材料。誠然，當其身



任國王之首席顧問與重要嬖臣之時，標特未曾博得輿情之愛戴；但因衆皆妄自假定氏於國王背後操縱一切，氏同樣遭人厭惡，且尤滋人畏懼。究竟輿論曾否受一種比較美國糾紛正在醞釀而戰事仍在進行之時，標特爵士乃喬治第三之動力之信念尤爲普遍與堅持之幻想之影響洵屬疑問。皇太后於美洲戰事發生前數年謝世；而其舊友之政治勢力之遺骸與之俱逝（註二四）然而巴京漢宮（Buckingham House）有一內閣（Interior Cabinet）當每次會議之時，標特決定一切，且所有討論皆用南方樞密大臣所不知之隱語，則大多數愛國之英格蘭人皆信之焉。每種可憎之計畫，每次向財部提出之大要求，皆以爲曾受一種幻想會議之操縱，而此幻想會議有時稱爲小組會議（Junta），有時又稱爲保有王土者之內閣（Thane's Cabinet）。倫敦報紙每週必有數次用大字體通告居民，此種傾家蕩產而非非常邪惡之戰爭，使英格蘭人之家庭喪失丈夫、兒子與兄弟者，乃一蘇格蘭戰爭；由殘忍之標特與嗜殺之曼殊斐兒操縱。若和平恢復，則此狡猾與殘忍之卡尼多細亞法官不復能對上院議論殺人，且不得不如杜密善（Domitian）而殺蠅矣。（註二五）蘇格蘭刑民地總督寄來之公文引起戰爭；蘇格蘭之議員促進之；蘇格蘭之暴力進行之；蘇格蘭作家之小冊子

欺騙頭腦簡單之人民，使其相信美人無條件之降服，乃英國之安全與名譽所繫。此乃安替塞真努 (Anti-Sejanus) 希斯托利庫 (Historicus) 與普利替庫 (Politicus) 以及一羣幹練而不妥協之說明家每週宣傳三次之學說。當柏非因被俘之時，常半歐參加反英戰爭之時，報紙宣稱標特爵士所主持之私內閣 (Private Cabinet) 曾於某貴婦家中集會，且最後決定甯進行戰事而不捨棄彼等之工作。

倍克曾以有名之辯論所徵引之一句 (註二六) 論不能對國家起訴。反之，國家亦不能提出誹謗訴訟；否則當喬治第三二年與二十二年間之任一年蘇格蘭皆可向其誹謗者要求損害賠償也。惡毒之球由邱吉爾 (Churchill) 與耐爾克斯發動者復由較不巧妙但尤不公平之球員於耐爾克斯懶散而邱吉爾逝世之後繼續使之轉動。蘇格蘭以及與蘇格蘭有關之一切盡成爲諷刺家之怨恨與諷刺畫家之尖刻之題材。直至最工收集十八世紀世代之大幅與木刻圖者見政治歌謠之中有 "Mac" 或粗製雕刻之一隅有短裙之飄蕩而起厭惡之時而後已。醫罵之風潮當美洲戰事發作之時業已稍高而在戰事進行之中愈高。有時一狡獪之敵人提出大量鋪張之統計以證明些微

之事實。某次則謂蘇格蘭人所付租稅不及英格蘭人五十分之一，然而計算之下政府之利祿卽有一半以上歸彼等享受。另一次報紙刊布蘇格蘭所收之公款，同時復聲稱此表尙欠完備，無任歎咎。但卽如此，仍謂單上有名之官員與受恩俸者每年由財部領到之進款超過全蘇格蘭所納之地租十萬云。

反對內閣之作家力言戰爭之繼續害大國而利小國；且幾於逐日舉證以證明之。（註二七）禁止美貨輸入之禁止案卽提高煙草價格百分之七十。格拉斯高之商人受財政大臣之暗示收買菸草不少，而後依其自身之價格出售；因小內閣不許蘇格蘭之中間人犧牲英格蘭之消費者以自肥之機會錯過也。政府檢查員不檢查蘇格蘭承辦人所辦之貨，結果所供給之糧食只有蘇格蘭人能食，因蘇格蘭人平日飲食不豐也。（註二八）故事又謂陸軍部與海軍部遇事件錯誤之時，往往以爲此非蘇格蘭人之過。獵犬號戰艦，一艘有三十六門大砲而專用以捕獲私掠船之戰艦，卽爲一艘只有二十六門大砲之美國船所敗；但艦長乃一蘇格蘭人，一海軍部甯承認美人勇敢而不肯承認蘇格蘭人畏怯。

南國之人欲恃租稅爲生者，自不歡迎一羣饑餓之少年衝入財部最優之牧場。但即安靜而無所希冀之英格蘭人，願於公開市場工作者，亦信其麵包爲蘇格蘭人之競爭所奪；且若彼等不知自身所受之害，則此非因無人告之也。倔強之士（有人語彼等）甯願耕墾新地，以待時勢之好轉，且若無泰晤士河上之小艇甯乘屠夫之淺盤以渡海，而不願在家於只有蘇格蘭人能在英格蘭繁榮之統治下餓死。某通信員，自署賀條拉納斯（Hortulana），卽述一則悲慘之故事，專用以引誘大多數勞工之不安者。彼謂自身及其所轄之七個園丁，被一鄉間紳士解僱，而此鄉間紳士本係一仁慈之主人，但爲附近某大人物之則例所惡化。此不愛國之貴族，挪兒斯內閣之一份子，雅愛蘇格蘭之建築家、政策、酒保與馬夫；而彼卽於驅逐英格蘭人於最奢華之機關以外之一羣蘇格蘭園丁中僱用十四名。此憤怒之作家詢問蘇格蘭人生於花草難生之寒地——此處太陽不能使葡萄成熟，此處半餓之蜘蛛食半餓之蒼蠅——何爲反比較自然之賜賚較厚而陽光亦較爲溫暖之地方之居民尤可貴乎？吾年老而有家累，願於此卡利多尼亞之嬖人下工作，但橫被拒絕。憐吾之管事，知吾與蘇格蘭人共處生活至爲可憐，因蘇格蘭人將視吾爲外人也；設蘇格蘭人每入一家卽提拔其

鄉人而盡驅老僕。」（註二九）

意者智條拉納斯除照料索和 (Solho) 閣樓窗外之花盆外，未曾研究其他亦未可知；然彼固知處理一類極易引起常人之恐懼之國際偏見與職業嫉妒之方法。大多數讀者驚痛之餘咸信此項挑撥之言，而此類挑撥之言皆故意造作，或過事渲染者。彼等特喜其報紙當其報紙訴諸無論生死皆係國內，尤其首都，統治之家族中最得民心之分子之親王之遺名。或謂自標特爵士就職以來，多數英格蘭人，其中大部分皆係倫敦人，皆不許人玷污卡羅登之勝利者之名譽，且不責備其殿下，但咎其留下過多之喀麥隆 (Cameron) 與馬克菲薩 (Mac Pherson) 以充收稅吏與關員耳。蘇格蘭人（某有名之辯論家聲稱）似皆欲壓迫吾美之同胞，並征服一勇敢、忠順與自由之民族，使陷於絕對之奴隸狀況與束縛；但其堅持不懈之努力非用以破壞殖民地之自由，乃用以破壞英格蘭人之自由。「但自英格蘭之救世主，昆布蘭公爵——蘇格蘭人稱之為武利屠戶 (Wully the Butcher) ——逝世以來，英格蘭人不敢再正視蘇格蘭人矣。」此乃過甚之慢罵時常污辱日報者。吾人必須承認吾人之祖先之取得其所堅持之意見也，偶亦為況至奇；而大多數英格蘭人之親

美乃因彼等羨慕而又厭惡蘇格蘭人也。

(註一) 爲治憲附溫及其同盟 (George Selwyn and his Contemporaries) 第二卷第一一四頁，一八四四年版本。

(註二) 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國報紙，自署「聖忍」。

(註三) 一七七七年二月倫敦通信。

(註四) 腓特烈致摩爾贊伯爵書，波次但，一七七七年三月十三日。

(註五) 見羅金漢爵士回憶錄第二卷第十章。

(註六) 查坦伯爵致執行官舍爾 (Gayre) 書，一七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自海斯 (Hayes) 發。

(註七) 高爾坡爾致奧梭利伯爵夫人書，一七七七年一月二十六日。高爾坡爾致瓦波西曼書，一七七九年六月十二日；致

奧梭利伯爵夫人書，一七七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註八) 「目前蘇格蘭人之爲布倫瑞克皇室之主張演說并著作與昔日之爲斯圖亞特皇室之主張演說并著作同一熱烈。此可以證明彼等并非爲名稱而戰，而乃爲主義而戰也。蘇格蘭人以爲但能消滅美洲英人自由之名，則奮英格蘭之憲法亦可得而毀。當此目前威嚴之統治彼等以爲不久即能完成其志願，故即追求上較爲熱烈與傲慢。」一七七六年 (The Gazetteer and New Daily Advertiser)。

(註九) 查克洛夫之「英國與美洲爲美國獨立而探之共同行動之歷史」(Histoire de l'Action Commune de la France et de l'Amérique pour l'Indépendance des États-Unis, par George Haneroff) 第

三卷第二〇〇頁。

(註一〇) 腓特烈王致摩爾贊伯爵書，一七七五年八月十四日；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一七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註一一) 一七七二年——一八〇三年法國學院摩勒方丈致設爾本爵士書，巴黎市刊圖書館一八九八號，第一一四頁。

一八九頁，一九一頁。正文一段不過摘錄摩勒氏一七八二年四月信札之大意與一部分原文，因原文過長不能盡引也。

(註一二) 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一日紐約日報文學欄納爾遜 (Henry Loomis Nelson) 所作之論文。

(註一三) 考斯道夫第三 (Gustavus the Third) 新近推翻瑞典之憲法，非無種種藉口，而此種種藉口當為治第三謀

創個人政治之時固無之也。

(註一四) 福克斯——布涅 (H. R. Fox Bourne) 之英國報紙 (English Newspaper) 第七章，倫敦，一八九七年。

(註一五) 約翰孫曰：「先生，僕不承認此人有何優長之處。不，先生，此人只有短處。誠然，吾亦承認其勇敢而關於此點吾人嘉許之焉。吾人當尊敬於大道上行規之人，而不尊敬從濶內翻出而自後打汝之人。勇敢乃一種性質為維持道德之所必須，故雖與惡習相礙仍受人尊重焉。」

此種失禮之言，見克洛克所編之波茲爾爾之約翰遜傳 (Boswell's Life of Johnson)，克洛克於本段中

附一註解，述貝特之行爲，到死之日貝特猶係競技場中有名之主顯，而其勇武曾於累次偶然之戰鬥之中顯。

贊美者得語吾人專門家聞知彼拒絕步入境內大爲放心。晚年封爲男爵。不意此種古舊而不幸之爵位乃供此

種卑劣之用途。

(註一六)「殺害人不求直於英國高等法院，而向民事高等法院審判長普拉得請求救濟。而普拉得曾向捕國會特權探訪謝爾克斯；且宣傳一般逮捕狀非法後即為因共同印刷并發行『北方英人』之書疑而被逮捕并奪去報紙者向陪審官求得極重之損害賠償。」(曼殊斐兒爵士傳，第三十六章。)

羅傑士擲兒，斯單獨贊美斯圖亞特皇室治下之高等民事法院一節已由最有名之大家證實。如諾廷罕爵士於其某篇演說所述，法律在該處尚佔勢力。」

(註一七)托克(John Horne Tooke)之審判在戰爭之第二年，其判定有罪之實為內閣較實驚報紙為尤甚。

(註一八)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六至一七七七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二之倫敦晚報。

(註一九)最初諸王(King)第二十二章，第一節至第三十八節。

(註二〇)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一日未楞斯(Valence)之信。

(註二一)「勇敢之烏爾夫平」(蒙特哥美利如此開始)「能於君謁謁獨行之時與君相遇誠喜最大之幸運。因吾可與君細讀自濟蒞此可喜之地方後君對於僕之輕視，而無慮他人間阻也。」此固甚佳，但余非琉善也。談話中之人物除此兩主角外尚有格維維爾與坦博德；以及大衛休，而大衛休從陰暗之流城轉出而加入談話，終於調和此全部焉。林讓適於一七七六年八月逝世猶及參加談話也。

(註二二)一七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日上院之辯論。

(註二三)此類惡感之流行可取證於一段談話，而此段談話之印刷報告永成為文藝作品之模範，當約翰孫與謝爾克斯各執時見之一端而第一次會於第利先生(Mr. Dilly)之席上時，不得不覺一問題為該二人所最喜談論而



意見又彼此相同者。得公眾之同意，且因介紹人即蘇格蘭人而具有較大之興味，兩人即開始討論蘇格蘭人焉。

(註二四) 一七七八年喬治第三宣佈擲瓦斯爵士開會坦伯爵與樓特伯爵開始政治談判之謠言。「朕曾讀」特爵士

(Sir James Wright) 與阿萊敦博士 (Dr. Addington) 間之事件之記事文，且深信吾前此之所疑惑者，

此兩老伯爵亦猶老馬大仍愛其鞭之聲也。」此乃國主逃及樓特爵士時所用之詞，然而依據民黨報紙該貴

族此時在國家秘密會議之中甚有勢力。

(註二五) 自曼殊斐兒爵士不幸而出殺害美人之一言時，氏在報端即擁有一種名字，而此種名字之使用實英法官莫

大之恥辱也。一七七六年一月有人報告威士頓內部之痛苦非筆墨所能形容，而吾英之軍隊食馬肉并毀教堂

座位以供燃料。『但——仍往觀劇，依然笑語』詩立策 (Jemmy Whicler) 與其時廷領之情婦唱輪唱歌而

彼得之澤夫立茲 (Jethro) 則暗示多流血焉。

(註二六) 此語曾經格蘭斯頓 (Grantstone) 於愛爾蘭教會案交付分組表決前答覆哈代先生 (Mr. Cathorne

Hardy) 之演說中徵引焉。

(註二七) 『往往僱用英格蘭殘餘之貴族與少數無道義之平民以任煩雜之工作；同時大使館、政府契約、關稅以及所有

有利之工作與職業皆留與墨累 (Murray) 麥肯基 (Mackenzies) 斯圖亞特 (Stuarts) 與夫累斯 (Fra-

nce)——皆係蘇格蘭人，而蘇格蘭人乃自由之敵人而兩次可怕之叛亂之工具也。』『厄運』斯農民之信：『

七七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註二八) 某通信員面詢參將軍究竟有無馬匹以其深處與盡車如其無也則將軍恐不能至拜列得爾拜亞。福第斯先生

(Mr. Fordyce) 所送之馬票死矣。此乃轉事。但福爾斯先生乃一蘇格蘭人而欲充科爾遜爵士之議員。彼已運  
勸全市并準備一切契約乃好事也。此次戰事蘇格蘭人曾獲賤許英格蘭之金錢乎。一七七六年十月十一日  
之倫敦報。

(註二九) 此信見一七七七年九月十一日倫敦晚報。



## 第二十五章 倫敦市 國民與戰爭

自十八世紀之初，每值戰爭時節，倫敦市即成爲戰事情感之中心。一七〇一年威廉第三傲然接受法王之挑戰時，倫敦市即起而助之。一七一一年馬爾帕拉圭（Malplaquet）之屠殺使英國爲之痛心；此次戰爭之目的本可由一審慎而無私之內閣達之，而乃兵連禍結，遂令國家之良知發生反感。代替高多爾芬（Godolphin）之王黨內閣確與法國談判；然而倫敦市仍準備舉行示威運動以歡迎主戰黨領袖馬爾巴羅，且此次示威運動如此強硬，而意義又如此重大，政府當局不得不以安寧與秩序之名義禁止之焉。當七年戰爭之時，倫敦自治市熱烈擁護查坦，自查坦失勢而由一般以爲戰爭已足之大臣繼任時，查坦於赴市政廳途中與在市政廳內皆受一種歡迎爲英國史上任何臣民所未曾受者。但當一七七五年馬薩諸塞之戰事發作時，倫敦市之意見則憤怒而頑抗；且此種心理狀態瞬即變爲憤怒而堅決之反對焉。

倫敦市四名議員自始至終皆堅決反對戰爭。市府連續上疏，馴致喬治第三之頗於聖詹姆士宮見華盛頓軍隊之藍色與黃色之制服，幾如其願。見倫敦市官員之紅袍、皮帽與重鎗。（註一）每次此非常熟悉之一羣出現於宮內接見室，王即須具相當之禮貌靜聆此長篇常識之議論，而此長篇常識之議論王固疑係耐爾克斯先生所起草也。倫敦主簿身披素服，悼其國人死於勒克星敦，而其行為如此得原選舉人之贊成，結果此人死後不久市議員即選一意見相同者以繼之焉。在此多難之歲月中索布立治（Sawbridge）適任倫敦市市長與倫敦市國會議員。此君在社會上佔重要之地位；乃一鄉間紳士，本郡民團上校，詹姆士街俱樂部高級職員，且經衆認爲本市最優之紙牌戲者。富裕、驕傲而誠實，索布立治不受任何大臣之恩，且亦不畏任何大臣，氏往往於國會多數黨聲勢洶湧之頃起而反對之，而其態度之強硬一如巴利薩維爾與杜德斯威爾（Dowdeswell），不過不如倍克與查理福克斯之常耳。索布立治在市長官邸與國會中攻擊內閣之行動時具有極大之勇氣與魄力，故其任市長也甚得民心，且終身擔任倫敦市國會議員焉。

關於市民意見一致之某事件，索布立治不顧一切毅然主張城市之特權，結果氏在倫敦市自

由民間之勢力大為鞏固。當戰事初起之時，海軍部之備戰尚不如陸軍部之積極，而且較陸軍部尤無理由。陸軍大臣巴林敦爵士不斷希望雙方之爭執可用和平方法解決，且亦力謀達此目的；反之，海軍大臣桑德威克——參與機密，且在貴族院內乃內閣之代言人——則不斷於國會及幕後活動，以使英美兩方之關係陷於糾紛。夫對美作戰政策之採用，彼既須負大部分之責任，則就海軍部而論，彼即應迅速準備一切，以便以武力實行此種政策。然而遲至一七七四年十二月，彼特於二萬人中減去四千人，且此二萬人中之四分之一本屬皇家水手。十一月後，彼又要求國會增加一萬二千人。海員之數於一夕之內加倍；既突從彼等之家庭，彼等之習慣與彼等之職業抽調大幫人員，於是商務停頓，而個人亦受重大而不必要之痛苦焉。

當日報紙即用航海國家所熟悉之航海名詞宣佈此種故事。三十艘船隻拋單錨而浮沉於雅穆斯路 (Yarmouth Road) 船上除船主與少數茶房外別無他人。哈威克港 (Harwick Harbour) 亦有三十艘船隻，常倫敦市上正需其所運載之貨物時，乃因缺乏船員不能出航。某艦長擁有一艘商船，而其水手被尼塞克斯港 (Nessex Harbour) 之徵募隊募去者，即以五十六幾尼僱一

隊船員將其駛至倫敦；反之，若本船水手仍在船上工作，則五十六先令可已。此方諸郡之水手遇罷工或稅收暴動之時非常可畏者，自不許人如此侵犯其自由。累百水手一錢不名，即離達刺謨與諾森伯蘭各港而遁，欲於勸募之熱誠消退以前暫避其鋒。但此時期遲遲不至，因海員之徵求隨國家需要之加甚與敵人之加多而愈積極，愈嚴厲。其始不過不滿，終則公然反抗。被徵之人在南犀爾咨（Shields）與北犀爾咨間之接客小輪上起而攻擊船員，佔領此船，於其護衛艦掩護之下駛出保護本河入口之砲臺而入於海。兩星期後皇家海軍某上尉侵掠河口之運煤船，大多數水手即來援其所攻擊之船隻，且聚集於前甲板以拒登舟之人。戰鬥開始時守者即以煤塊與木片為武器，攻者則放大口槍，而大口槍始則不能發火，次又殺一非所欲殺之人。紐卡塞爾之公民因累次之經驗知河濱暴民之性情者，聞知上尉借其船員逃遁一空，大為快慰焉。（註二）

在倫敦與倫敦下方人民非常困苦，而受苦者之反抗雖比較不甚堅決，但亦引起無數不幸事件。僅泰晤士河一處被俘船員即在千人以上。一七七六年十一月杪有二十艘武裝船隻由得特福特（Deptford）與武力赤（Woolwich）駛至而虜去河上每艘船隻之船員，僅船主與大副得免。某

皇家官員於上船之頃被手槍射死；有水手八人浮水而逃，但終於溺死。西印度之船主爲況特別可憐，一切皆已準備停當，可即起錨。其艙已滿，已付船員在河上時之工資並預支一月旅中薪水；今則睡在桅前之每一船員連袋中之銀悉數劫去。皇家海軍需人孔殷，不能詳慎選擇，或注意個人之情形而予以體恤。接客小輪之甲板給以下禁閉一羣漁民與商船水手，心痛而創未裹；一羣市民，從前未嘗服務海上；與一羣殘廢之船員，從前時常赴海，且在海上飄泊如此之久，此時已有權利選擇地位以樂其餘生。某徵募隊不得不出庭答覆何爲逮捕一老兵其頭顱已于上次法國戰爭之中破裂者。另一隊則從彩票局內虜去一羣正在擔保其所抽之號碼者。上尉曰：「諸君且來，吾能爲諸君擔保船上之艙位。」一羣工人正在採購晚餐食料，忽於歸家之時橫被攻擊，而不得不起而自衛。一水手被一隻羊腿打倒，另一水手被一束蘿蔔打倒；而在全體能退走以前全體已被羣衆拋入水中矣。在許多家庭悲劇之中此則具有一齣啞劇之性質。某報刊登一則廣告，聲稱悶死船艙之五人之尸體已昇至岸上以備認領。此乃奉命仁此可厭之工作之水手所任之不合宜之工作也。此種罪惡（某活潑之新聞記者告其讀者）不在於水手之木棍或上尉之短刀，而在海軍大臣無思想之頭



腦，蓋該大臣因歷年國家太平，遂忘未來或有戰事而不加戒備，迨最後必須戒備之時則已過遲而不得不擾及人類焉。

無人對於海軍抱何熱誠。海戰無勝利品；與深知何時作戰與何處可逃之新英格蘭船主所統率之私掠船作戰絕無光榮可得；且多數可憐人曩曾幫同打败法人與西班牙人者皆係粗魯之愛國者。船員之曾於霍克與桑德(Saunders)下服務者不願與依照英國方式作戰且常戰敗之時以英語請求收容者作戰。海部方面嚴厲與匆遽之行動所引起之憤怒遍於全倫敦，而以市內爲最甚。由羅伯希斯(Rotherhithe)與格林尼治(Greenwich)至康希爾(Cornhill)爲程甚短，而牙買加船即停泊於此兩處河岸之對方，且將繼續停泊以俟木質之朽腐；即西印度船主及其僱主亦於皇家交易所長廊之下與鄰近咖啡館棹上竊竊私語，貌似不快。自治市之尊嚴因徵募隊之侵入而受傷；而市參議員即傷及要害，因魚之供給有限而不經濟也。尼塞克斯之舟子皆移其網至荷蘭；而特別勇敢之海軍軍官不願他人之詛咒，竟於卑林斯格特(Millinergate)市場之內強募多數海員焉。

此地本在市長管轄區域之內；而形勢又因徵募隊搶去市長游艇之水手約翰塔布先生(John Tubbs)而愈形緊張。(註三)憤怒之市長卽下令逮捕所有在本市範圍內進行其工作之官員。某艘常備船三上尉與一大副被捕而送交市法院審判。一極有名之法官出席聽訟欲以其懲惡與勸告贊助被告之官員列席之市參議員痛責其爵士，謂彼等自身決不敢因此等事故而於其自身之法院內與之相見。被告不肯覓保；於是送往監獄羈押直至檢察長發表意見，謂不必覓保而後已。一時之內有似皇家海軍不能再於市區範圍內招募兵士。市長不肯簽署徵募狀，而後任哈立哈克斯遵循之焉。但此種困難自有方法克服，蓋將徵募狀送請市參議員哈利(Harley)簽名，而哈利之係忠實之王黨黨員正猶索布立治之係民黨黨員也。哈利本係有名之牛津伯爵之姪孫，自有世襲之權利——發表其政見；且既贊助挪兒斯爵士矣，卽有機會賴戰爭以俸利焉。(註四)

一七七六年以前有戰爭，一七七六年以後亦有戰爭，而此時青年——各棄其所賴以餬口之職業且就若干種情形言之，各拋棄商業發達之希望——執戈以進行一種戰爭經彼等認爲乃其國家之主義者。但對美衝突則未嘗引起商業社會之熱心。可敬之平民間卽有何種尚武精神，而此

尚武精神亦盡爲紅衣義勇兵未來受辱之可能所挫抑。軍界咸信鞭刑在國內乃保持秩序之一法，且乃作戰之時所不可少者。後一種信條難於消滅，在政界之中流行最久。國會獨立議員之工作卽在以議論毀之；而實際經驗今已前後解決此一問題矣。最近四年英國南非駐軍乃英國向來驅入戰場之最強大與最複雜，且使之於極困苦之狀況下久駐之軍隊，然而軍中秩序與服從卽不藉體罰維持。吾英少數名軍官在過去一世紀間深信其國人而逆料一種適當之結果，而此適當之結果今已成爲史事矣；但當美洲革命戰爭之時此輩聰明而有遠見之先知爲數甚少。當一七七七年四月某日白廳附近地方卽爲近衛騎兵與財政部後而之閱兵場傳來之呼聲所擾。某兵士正受千鞭之第一批，日後又處某鼓手以百鞭之刑，行刑時其人心痛而死。當聖詹姆士公園內發生此等事件之時，證券經紀人或書記性行可嘉而地位優崇者自亦念及一旦離開團體，往戍美國邊境，而受制於團隊軍官所信任之暴厲恣肆之軍曹時其命運爲何如也。（註五）

自美洲戰事發生，市內卽有一羣攘利之人，而此輩攘利之人出現市內後社會上最有價值之人皆成厭惡而商業家與財產家之利益亦受重大之威脅。有時位尊而以游樂爲事之人，有時來歷

不明之爆發戶，挾糖酒、牛皮、或軍衣之契約東經 Temple Bar，而此項契約除彌補其購買康瓦爾市區議席所費之三四千鎊外尚溢數倍。常財政大臣必須借款之時，彼乃棄置世襲之銀行家得投資家之信任而對其所冒之危險願受公平之手續費者。此款往往假手國會議員籌措——而此輩議員生平未嘗借出，但多借入——而條件之寬令人興謗，蓋故賄之以謝其投票也。挪兒斯爵士自承某次一千二百萬鎊之借款即有百萬鎊以上為個人朋分之私利；而所謂個人即有一半為出席下院之議員。阿平教博士謂羅金漢爵士曰：「吾與足下皆以為借款乃一種非常可惡之事。」此乃廉潔之議員對於借款之看法；但在銀行家客廳之內所言尤難入耳。一般佳君子或不佳之君子出現於針線街 (Thread-needle Street) 與貝濟街 (Birchin Lane)，故作格林 (Glyn) 或魏爾德 (Child) 之合夥者之模樣，且操一種金融上之隱語經彼等自身認為與利益被其剝奪之資本家之談話類似者令市內誠實之人發生一種厭惡，而此種厭惡使彼等之反對內閣政策較前益烈云。

此種反對乃以豐富之智識與長期之觀察為根據。倫敦市深信殖民地不滿之結果非刀劍所

能斬。公債經過每次英國戰敗之後無不跌落，而在英國戰勝之後未多恢復。一七七四年八月革命發生以前三釐整理公債始終爲八十九。長島消息傳至倫敦前一月爲八十四；消息傳到後爲八十二；而此乃美人之潰竄經國內之廷臣與國外之使臣譽爲絕大之成功後所生之結果也。一七七七年十月整理公債又跌至七十八。柏圭因被俘之消息傳到時跌至七十。此後一跌再跌直至康華理爵士投降時僅剩五十八；此後卽不能再跌；蓋若再跌，卽不值錢矣。然後挪兒斯爵士辭職而讓他人組閣，新閣承認美國獨立，且放棄課取其財產與管理其商務之權利；一種權利曾經挪兒斯爵士及其同僚認爲維持英國之商務與英國之製造所必須也。然而公債於和平解決爭端之消息傳播後僅漲六點；雖英國此時仍與法國、西班牙及荷蘭作戰。證券無聲之證據，一類不矜不誇之有力證據，證明倫敦市與宮廷及內閣不同，向不以爲殖民地可以武力征服也。

倫敦輿論之狀況一望而知；但其他地方之情感如何則較難探悉。雖然，某有名之工業區之意見則由一證人敘述，而此人關於此事所舉之證據絕無可疑。馬薩諸塞忠臣刻文——曾在本省任高官，今則棲遲英國——游歷中部各郡，曾在伯明罕盤桓一週。當其在伯明罕利池菲爾路（Tich-

Field Road) 散步時，刻文承某教友會教徒之邀入內談話，而覺此君乃「一熱心之美國人，有如國內中等階級大多數人士。」氏又與某商人周旋一日，而該商人曾居美洲，且乃「其堅定之擁護者也。」彼又步入某製槍者之家。英內閣曾令此君承認六百支來福槍以供豪將軍軍隊之用。然而「彼乃一反內閣者，有如全城其他市民。」（註六）若承造政府軍火之地方情形如此，則凡因戰事而受極大之痛苦之商業區政治上之不滿亦必不輕從可信也。約克郡之製造家除完納加多之租稅外，除依據逐月加苛之條件向銀行家借款而所借之款須逐月加多外，除坐視存貨充斥貨棧而不得將其售與新英各蘭人與賓夕法尼亞人外未嘗參與戰事。衛斯力曰：「西賴定 (West Riding) 地方達得茅斯爵士之佃戶曾語余，「先生，吾英之商人盡破產矣，吾亦不知結果如何也。」即在黎芝 (Leeds) 吾亦曾與某商人聚餐，但吾未到而執行吏已據其宅。常吾謂「吾以爲——先生境況素佳」時。即有人答曰：「曩固如此，但美洲戰爭使其陷於破產矣。」」（註七）

此次戰爭有一種特徵爲英國歷史上所僅有者。各級多數官員素以勇敢幹練著稱者皆不願

從軍與移民作戰；而其良心之狐疑，深得其國人之尊敬，亦得國王與諸大臣之尊敬。最高方面以身作則，最得民衆欽仰之水手與兵士，爲海軍中將開伯爾 (Augustus Keppel) 與陸軍中將安麥斯特。開伯爾宣稱，彼願爲國服務，以與歐洲敵人一戰，但雖專門職業，乃其一生最高之目的。彼又不願於「美洲戰線」之內接受之。既已如此宣佈，且因此宣佈，彼即博得各級官佐之稱譽；而當歐戰發生時，彼升官而任海峽艦隊司令官。安麥斯特不久前往新英格蘭統率師旅，氏力拒國王之勸告與懇求；而國王在私人談話之中，固一佳公子也；而當其勸告臣民從軍，以表示個人交誼時，又最爲感人，最爲動聽。王未嘗憶此情況，而與安麥斯特有何不利。安麥斯特仍任陸軍總司令；在後此五年之中，升爲貴族，皇家馬隊上校，陸軍上將，而死時乃大元帥也。

安麥斯特雖不願與移民作戰，但乃當日內閣之政友；且大體贊成內閣之政策。其行徑自得一般反對內閣而深信美洲問題處理不善之軍人所贊成。至於此輩軍人之見解如何，則見某兵士所作之一則敘述，因彼等皆願推此人爲其代言人也。昆威有如安麥斯特死時亦係大元帥；但其最光榮與最歡樂之歲月，則乃於福蘭德斯充任昆布蘭公爵副官之時代。戰時與此無畏之公爵相處，非

大多數人所能堪，但乃昆威所能堪；在芬特納時該少年曾設法與法國兩手溜彈兵對壘；在勞菲爾（Lauterbach）又與法國騎兵爲殊死戰而幾於被殺。雖然，昆威之勇敢以一七七五年十一月向下院討論軍人服從之限度時爲最著。此一問題（昆威宣稱）已在國會提出，若彼不發一言，則人難保不疑其有意規避。軍人良心上之奮鬪從無如此種懷疑之可怖者。夫外戰與內戰大有不同，外戰全國皆捲入漩渦，內戰則因國內之意見不一。就前者而論，無一軍官敢於懷疑自國之主張；就後者而論則抽刀以抗其同胞之時應先一問主張是否正常。除非對此問題自覺滿意，所有爵祿與個人良心比較之下皆不值一顧。彼個人萬難爲該種主張而抽刀也。（註八）

此類言語至爲坦白重要；但就歷史而論則接受此類言語之方式則較此類語言自身尤爲重要。昆威對於政治之影響在後此數年之中逐漸增高，而在此數年之中彼對於軍人之天職所抱之見解絕不游移，且亦絕不隱秘也。其性格之公正令所有誠實而有思想之人肅然起敬。（註九）一七八二年二月國家最爲暗淡之時，昆威向國會提議與美國停戰——一種行爲彼固早認爲乃英國一種義務，而多數忽此義務之人亦開始認爲與英國之利害有關。其提議交付分組表決，參加者四



百人，僅差一票竟被否決；數夜後又勸一較大與較智之下院以十九票之多數反對對美作戰。關於此一問題之此項提案——其通過也乃以反對一有力之宮廷與一一致之內閣所有之努力與勢力——在吾英國會史上實無其匹；即在任何一國之國會史上亦無其匹。故此乃同院議員對於昆威所抱之敬意之最誠懇與最顯著之例證也。彼等因戰事之初昆威曾不辭宣布個人對於兵士與愛國者向未曾決之一種奧妙的行爲問題所具之意見不至對昆威少加敬仰，只有對昆威愈加信任云。

此種同樣尊敬之待遇，自亦推廣範圍而施諸其他海陸軍軍官其個人行爲受同一動機之支配者。若干人直截辭職以遂其初服，并未嘗減少其從前所享受之民望或社會優勢。（註一〇）若干人只領半俸以待英國受歐洲敵人攻擊之時，此時又欣然出其刀劍供內閣處分。其他又接受民團之職務；一種職務，常英國於缺乏正規軍之餘，又因海軍部平日之無備而暫時不能稱雄海上之時，固甚危險與重要也。無論彼等採取何種行徑，其忠於主義由本國中等與下等人士觀之似有理由，且值得稱贊；而當其與平輩交游之時又未嘗使自身及其家族受何懲罰。美洲戰爭自始至終乃英國

社會上之一公開問題。將軍或上校不願執戈抗美者仍與其鄰人和平相處；其中有力之王黨政客或亦斥其耽於空想或叛逆；但若彼而射狐或捐助一塊田地以充非國教徒教堂之基址則他人之責難必更甚也。

由吾人今日之社會觀之——其實飽覽羣籍之人無不如此——查坦之名字可以代表愛國者。蓋在數年之內查坦將一貧窮無信之英國轉爲光大優越之英國；查坦創立吾英之帝國；查坦以適當與熱烈之文學發表國民之情感而此種情感固常在彼心頭也。查坦以其子授國家。查坦因苦心訓練其二弟使成一演說家與統治者，與其獎勵其長子研究軍事也。實同一熱誠。庇得爵士十五歲卽入陸軍大學。父親生平喜見全家團聚，今與其子暫離，自覺鬱鬱不樂；（註一）而彼之遺其子入陸軍大學，乃因其子在此種比較政治非不光榮與非不重要之職業中必有所建樹也。「吾兒之志願（查坦爵士告加拿大總督）在於成一實在之軍官；而吾深信彼已具軍官所有之思想矣。」略勸將軍聞知前大臣——深知英國高級軍官之姓名——乃欲其子在本人參謀部服務，且爲之購置一而略勸效團旗不覺無上快慰云。

上段文字乃從一七七三年十一月查坦爵士之信札中摘出也。一七七六年二月查坦夫人以其夫之名義函謝喀勒敦爵士對於庇得之恩寵與慰勉。夫查坦爵士既感此一切，則書爵士當知查坦爵士因其對於美洲戰爭之連續所抱之成見而將其所不得不採之步驟相告時其慘痛爲何如耶。此種步驟即其子此後不再對美作戰也。一兩年後法國戰事發作，查坦念及一子一弟今可本良心之所安爲國服務又發現此次大禍之光明方面。(註一二)庇得爵士重返軍中，而受命爲直布羅陀總督副官。彼尙未離英而查坦爵士業已身死；但於喪事終了前出發，而將主喪人之職務交與其弟威廉。當國會聞知此垂死之人而囑其子務即應國家之召以保老父之遺名時無不大爲感動。(註一三)而庇得爵士孝思之報酬即參加此地中海城磐不朽之防禦之特權，因此次不朽之防禦恢復英國瀕危之優勢，救治英國受傷之驕矜也。

厄分罕伯爵 (Earl of Effingham) 年盛之時乃一團官。(註一四)且深喜其所操之職業。常

爾巴汗山 (Carpathians) 南方無戰可觀時，伯爵即加入俄軍爲志願兵，且與土耳其人作戰而博得勇敢之名。伯爵非一愛好自省而耽於幻想之人。身本鄉間質樸之紳士，彼即依據當日本階級願

較不理想之習慣過活。但當該團奉令赴美之時，彼即棄職，且雖非富翁，仍毅然拋棄其升官發財之機會。一七七五年五月，彼向國會說明一切。自彼有野心以來（爵士如此告上院）其最大之野心，即以軍人資格爲國服務。若世界上而有一事爲彼所畏，則此即目視國家所處之局勢，使彼無法調和軍人之天職與公民之天職；而此事今已至矣。爵士曰：「當軍人之天職與公民之天職衝突時，吾往往以爲應將軍人之資格納於公民之資格之中，以待因吾人真敵人之惡意而二者又復聯合之時。」厄芬罕伯爵如此自白後，又就坐；但出席議員無一起而駁斥其言者；日後亦未於辯論之之中受人譏諷，雖彼時常攻擊內閣。在國會外則伯爵立即成名，而其成名非由於自身之要求。詩人馬遜會問在古代或今代，在情感上或文字上，亦有一物較厄芬罕爵士之演說尤佳否？註一五。倫敦與都柏林兩市皆投票以表謝意。愛爾蘭首都之自由公民，其中多數皆係有身分有財產之人，且全係新教徒，特舉行聚餐會而舉杯祝大威廉王；大查坦爵士勇將喀勒敦，過於仁慈而不願爲一殘虐與畏葸之人；未因軍人而忘公民之厄芬罕伯爵之健康。

喀文狄士爵士幼即當兵。當七年戰爭之時，彼曾與其他三位有望人物烏爾夫、蒙克敦（Moro

與開伯爾立約，非俟法國戰敗歸順時決不結婚。(註一六)彼曾在德國任昆布蘭公爵之副官，且於數次戰役中在布倫瑞克、斐迪南親王軍中率一隊步兵前進。當美洲戰爭發作時已係一有名之中將，爵士當四十五歲之時前途尚有無窮之希望；但毅然宣稱不願統兵以戰移民。雖然喀文狄士仍在軍中；後此數年經民黨擢為上將，日後又由王黨擢為大元帥。在查明彼不願參戰以前，有一不甚著名之批評家名法爾科涅(Falconer)者作文詆之。『時代贊助美人。彼等團結而吾人分裂。』喀文狄士爵士正服軍役。若彼而言行一致，彼將傾向美人方面；因其家乃每一黨派之良友而國內秩序之大敵也。(註一七)反之，倍克則謂喀文狄士一字在平時為國家之點綴品；而在最近法國戰爭各種戰役中國王自身及其前王若干次最大之光榮皆有賴於彼焉。大廉潔、大仁慈、友誼少而不變，絕不自私，具有古代英人寡言鮮笑之風——凡此，依據倍克之意見，乃一真正之喀文狄士之標識。(註一八)此乃比較法爾科涅先生尤深知得文郡家庭之人所抱之意見；而一種判斷自可抵消他種判斷也。

大衆之注意最近集中於一人，其人乃某階級之領袖，而該階級自當時以迄今日曾於道德進

步與社會進步之歷史上佔不顯著，無報酬，但非常崇高之地位。厄芬罕與查坦，昆威與喀文狄士皆係國會議員；但沙普 (Granville Sharp) 雖非議員，然固具有一人之創造性，固有之力量與不倦之熱心，而其所發之命令終乃議員所不得不遵守者。最近有人邀其加入聖職，并許以有價值之俸祿；但彼固辭不就。蓋藉以自身絕無擔任聖職之資格也。(註一九) 沙普乃一聖經會創立人；學習希伯來文，希望能感化猶太人，學習希臘文，希望能駁倒叟賽訥教教徒 (Socinian)；而其對於聖經正文之批評曾由某主教轉令神學學生注意焉。若彼而無資格任牧師，則吾人極難察出英格蘭教如何而能聘請宗教人員。但沙普別提一種理由而謂彼以俗人之資格更能為宗教服務時，其所為之決定固大有意義也。彼原已從事一種粗野、困難與冒險之事業，此種事業雖本於耶教，然而只有儘量使用世俗之手段始能完。成一七六五年與一七七二年間沙普進行其自身之七年戰爭以創立奴隸只有插足英國始獲解放之學說。曼殊斐兒爵士反對之；然而沙普堅持不讓，終使陪審官信其意見，而法院亦信其意見焉。當日之倫敦，尤其泰晤士河之下方，并無吾人今日所稱之警察維持地方秩序；而沙普時虞收僱奪回逃奴或受絕無權利保有男女黑奴之人之教唆誘拐男女黑

奴之無賴之暗算。其有限之資財盡耗於訟費，與收留其所保護之人并維持其所保護之人之生活之費用；但彼仍勉力藉其軍火部秘書之薪水以自給云。

此有限之財源突然無着。一七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沙普之日記有下列一段文字：「在威斯敏用膳。公報載有波士頓附近查勒斯敦之戰事，而定製軍火之信札如雪片飛至，皆言明必須從速交貨，吾以為吾應表明不願參與此種不自然之事業。」此時軍火部軍事與非軍事當局之舉措皆足為彼等之光；而其待遇沙普乃尊敬的仁慈之一例，而此尊敬的仁慈固沙普先生公正之性格所能從意見不同之人喚起者。（註二〇）就沙普長官中之最顯著者而論，此種意見上之不同並不十分顯明。軍火部部長安麥斯特爵士即自覺己身既不願赴美射火藥以戰敵人，則應否運輸軍火赴美實一可疑之問題。軍火部委員不許沙普先生辭職。彼等許其繼續請假兩年，每次二個月、三個月、或半年不等；且不肯應其請求將所得之薪水劃出一部分以與代理人，庶幾部內不至因彼之故多一筆開支。但最後彼則如願以償，正猶關於一切彼皆得如願以償也。一七七七年宣佈開缺；當茲已過四十歲之年齡，彼乃身無分文而投入一個世界，而在此世界之中較沙普為不脫俗之人一旦既

已度過生活上危險之時期，即難以未經試用之新方法謀得收入云。

一七七五年吾人始聞及某人之事，而此人於其長期光榮之生涯中之爲吾人之自由而努力，正猶沙普之爲人道主義而努力也。約翰卡特萊 (John Cartwright) 乃諾廷罕郡鄉農之少子，於一七五八年始入皇家海軍爲練習生。不久即已彌補所失之光陰，而其活動與智慧，連同其武勇與和藹之性格，引起如此重大之注意，豪爵士遂特調之至自身所率之寬大號戰艦服務，而寬大號之在當日固騰達之官員最好之學校也。卡特萊即蒙其艦長另眼相加——若此語可用於一艦長其恩寵之程度，悉依功績決定者。豪氏既知船員之每一人與船上之每一處，即特意設法以擔保此一少年與合宜之同事共處，而且就艦上位置與例行公務之所許，使其享受所有可能之便利，以便學習海軍理論。(註二)不久卡特萊即有機會依海軍業最實際與最激昂之形式學習海軍業。當魁伯倫灣戰爭之時，卡氏司下甲板四門大礮，而其二十六人同事中，已有十三人因敵人一礮墮入海中。豪爵士同時受敵人之旗艦與兩艘護送艦之攻擊。約翰卡特萊函告本國友人，當交戰之時，彼但願泗水以求法國之海扇者不只一次。迨豪氏奉霍克之命進攻逃入微倫河 (Vilaine) 之敵艦時，



卡特萊即隨護爵士之三軍官之一。當兩年中之大部分，寬大號皆在海上，直至船上水手每次值班即須以其全部守望時間從事抽水而後已。最後豪氏辭司令之職而由另一軍官繼之（註二二）自茲以後，此少年之上尉，但思勤習航海法術，期他日豪氏重膺簡命之時，可再與共事焉。（註二三）

此日終於達到，而就卡特萊言之，且乃愁苦之日也。一七七六年二月豪爵士奉命赴美，即邀卡特萊蒞格刺夫敦街私邸一談，且請其在旗艦上服務（註二四）。卡特萊此時大為感動而不敢與其所崇拜之恩人爭論，但亦聲明不能接受爵士之聘，且以說明理由之信件而交爵士，而爵士答覆時承認關於美洲問題之政見應與宗教上之意見等量齊觀，但就宗教上之意見而論，人固得依其經過相當考慮後採取之意見以矯正其行爲。（註二五）卡特萊仍居本鄉，受老幼之尊敬。在獵場內被譽為好騎兵，挾水手之勇敢而馳騁；在民團之中則乃一最公正、最仁慈，但亦非常嚴厲之軍官，使素被忽視之營隊變為紀律與組織之楷模。其價值經本區司令官認識，其友誼受本區司令官之追求——而本區司令官非他，即柏西爵士。曾就同佔領華盛頓砲臺者，拒絕對美作戰後十二個月，卡特萊上校取得諾廷罕之自由，足以表示選舉美洲皇軍總司令為其國會代表之地方所流行之見解焉。

當國家正事劇戰之時，和平分子往往難免因民衆暴力之突發而受屈辱之待遇，有時且受殘酷之待遇。但反對美洲戰爭之人，關於此節殊少可以訴說之處，若吾人而依民黨新聞記者對其所一致張大之細微迫害事件所作之呼號加以判斷，自長島戰爭後（其故事聲稱）即準備一俟佔領紐約之消息傳到後，在曼徹斯特張燈結綵。某公民張貼通告謂自身無意參加此種示威運動；若其門被毀則彼將追究犯人焉。於是某牧師即錄此通告寄與某大臣，希望「作者將被鑄於新門監獄之內，而彼得補初次出缺之主職務。」然就歷史之所紀載而論，此兩事皆未發生。反對黨報紙又謂德被市內之詹姆士黨下跪而祝斯圖亞特王朝者，曾設宴慶祝美洲皇軍之勝利，宴時舉杯祝民黨市府之混亂，又指摘湯敦（Taunton）之內閣擁護者曾撞湯敦教堂之鐘以慶祝豪將 白蘭地 淮因（Brandywine）之勝利。當民黨報紙列舉此類細事而用作王黨傲慢之證據時，則其政敵必難覓得一種真正之煩冤。其實英國各城內美國之友曾受其主戰派之鄰人苛酷或不敬之待遇者必甚少也。

勒克星敦消息傳到時暴動之故事轉足以表示吾英人民中比較懶惰與不負責之部分對移民表示同情。一七七五年八月某夜一隊無賴漢搗毀服克斯賀爾 (Vauxhall) 之燈，脫圓形大廳之門，攻奧修斯 (Orpheus) 之寶座，逐出佔據此座之音樂家，又逐出本處全部職員，連同所有巡捕，狂呼自身即係戰敗正規軍之省民。數年內此乃唯一之暴動有平民參加者。若在他次則破壞公安最力之人皆為軍中之下士。在林肯地方六十九團中尉瑪金托次 (Macintosh) 由街上取下帕特喃之像，撕之，然後再於櫃臺上付款，瑪金托次旋又歸來，再毀一像而未予賠償，且發誓將以其刀毀店前之玻璃焉。次星期有若干官員挖去李將軍肖像上之首級，且揚言若商人不再改過，將令兵士毀其商店焉。

此種行動乃軍人方面幼稚可笑之忠君愛國之表示，凡曾於二十一歲之年齡穿過軍服之人皆將原諒之焉；但民黨書記詳察愛丁堡至倫敦路上之標石者，即藉此證明蘇格蘭人盡可侮辱英格蘭公民而不受何種懲罰。（或謂）若當前王御宇之時，官員之行爲竟如此粗暴而缺乏教育，則彼等早已破產，或至少亦受團長之斥責，今則標特爵士在王之左右，軍中之上校無一敢斥責由印

味涅斯郡前來之中尉。凡此過舉（反對黨報紙如此稱述）多方證明：「升官之路在於違反法律與譏笑人民之權利。」夫陳列美國將帥之照片而視之為民族英雄固店東之權利與特權；但此種權利若遇附近地方人民皆熱烈贊成戰爭之時彼即應慎重行使。雖然，林肯市或全英情形如此則早經事實反證矣。

當戰爭之時一種政治運動——尤其一種政治運動志在打倒種種制度與弊害其連續為當權政黨之優勢所憑藉者——勢必失敗消沉；至於此種運動過於瑣屑而不能引起重大之注意或即其發起人之幸事，當十八世紀末葉英法大戰之時，主張改良國會之人即受暴民之侵擾，有時且受法院嚴厲之處分；反之，二十年前常吾軍正在美洲與華頓盛交戰之時，國內憲政運動之法術已臻完備，而其進行亦有相當成效超於前此所已有者。一種聯合運動——用以改良吾英之選舉制度并消滅宮廷所藉以僞服內閣，而內閣所藉以支配國會之賄賂上之便利——進行甚速；而白廳之內閣及其全國徒黨皆不敢用刑事立法或非法之暴行以壓迫該種運動。各郡自由土地保有者與市內自由民皆舉行公開會議；全郡會議以救濟冤抑；通信委員會以維持全國改革者間一政之

行動；且舉行公開宴會，其祝飲措詞如此勇敢聽來有似喇叭之挑戰，又如此之多竟消滅所有謹慎與畏葸之痕跡。夫此類方法未嘗使使用此類方法之人食何不快之結果，而反可用以反對正在進行重要之戰爭之內閣，至少可以間接證明人民反對戰爭也。

直接之證據尤為有力；蓋全郡會議皆有一種議案，大多數之宴會皆有全軍華美之情感，每篇請願書皆有一段有力之文字，而凡茲一切皆對美表示親善，且希望和平解決。最後一七八一年倫敦市自由民於依法召集之會議中採取行動，而此種行動會經當日某史家明白敘述，作者於此不妨一徵引焉。「彼等求王盡罷其公私顧問，且用下列絕妙而可紀念之文字：「是軍被俘；皇家海軍之優勢被毀；皇家之領土被佔。」此類文字（作者續稱）絕不能用之於其他國王；蓋從來國王不失去一切而失去如此之多者固絕無也。若詹姆士第二曾失其王位，然而王未嘗失領土也。」自由民之請願書始終未曾呈上；但最後如何亦不之知；蓋一星期後在威斯敏中查理福克斯提議上同一之奏疏，而經威斯敏大多數之選舉人贊成。近衛步兵準備一切以保護唐甯街相邸以免反對黨暴徒之侵入，而非懼主戰派將侵入威斯敏而謀破和平派之頭也。依據經驗絕無理由逆

料此類偶然事故或將發生。在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二年間非戰會議往往未釀事端；雖吾人並無理由想像吾人之祖先較其子孫尤爲容忍，尤爲文雅。謝爾克斯之暴動與開伯爾之暴動，充分表示當日之倫敦人，但使有心擾亂和平，卽能暢所欲言以引起亂事。有一種持之有故之學說，且只有一種持之有故之學說，可以說明關於美洲問題反對內閣之人何爲而能安然進行其政治運動。合理之說明，卽內閣因他種原因所遭逢之厭惡，不但未曾減少且因戰爭而加甚焉。

（註一）「執行官往叩國王何時接見請願代表前一日王語同輩之人曰：『明日朕須入城接見此輩皮衣人士。彼等不欲見朕，朕亦不願見之。』最後之日記：一七八一年十二月。」

（註二）達利謨與諾森伯蘭郡士誌（Local Records of Northumberland and Durham）作者爲塞克斯（John Sykes）一八三一年在紐卡塞爾出版。

（註三）皇家對塔布一案成爲英國高等法院之重要案件，曼殊薩爵士自身卽出而主徵慕皇家海軍士卒本屬合法。其言曰：「被徵募之水手並非奴隸。除爲國服務外不能加以壓迫；且當其爲國服務之時彼固得主張英人所有一之權利也。」凡曾讀牙摩訪詩（Smollett）者，甚至曾讀瑪麗（Maryat）者，儘可質問此類權利對於頭破血流，鑄於水線以下之船艙，而且必須在遠方海上巡邏三年之陸地人有何價值。

（註四）徵募行動之不受懲罰及其引起人民方面之恐怖可以總主教麥根未刊之回憶錄中一段故事爲證。美洲戰

爭後數年，威斯敏一軍兒童裝束如戰艦水手——而此事並不困難，蓋在當日水手在船上守望之時，每按其所謂為最舒適之衣服也。彼等駐紮阿平街 (Alderson Street) 之一隅，而領袖為一身披粗絨厚外衣與頭戴毛帽之胖子，能用其手指吹哨以作鸛鳴之聲。且自命為海軍上尉，彼等立即進攻第一個過路人，訊之，宣佈其人宜於為國服務；然後釋之。當彼等正在注意第五個被害者時，有一副教習路經此處，而此項遊戲遂終。芬漢特博士 (Dr. Vincent) 認此事非常嚴重，即往謁大主教，因大主教乃威斯敏總教習，在昔無一學者敢戲弄之也。此老於世古之人曰：「此乃一種其有趣之遊戲，煩君示吾毛帽焉！」而每一兒童各須背誦古爾詩百行。此老於世古之人曰：「此乃一種其有趣之遊戲，煩君示吾毛帽焉！」而每一兒童各須背誦古爾詩百行。

(註五) 「當英兵正以無上之堅忍維持英國之榮譽時，其兵營之內逐日皆有最可憎與最可痛之事發生。每日清晨必沿戰線而巡視，而受利者之呻吟直成一種地獄。外國軍官見吾英軍法之嚴峻往往目不忍觀而相率離去。釀酒本官佐與士兵之通病；俱兵士受利，早晨高坐皇座審問兵士之官佐往往宿酒未醒。一旦吾所敘述之刑罰制度被人指為傳說上之誇張，則吾根據吾對於此類初期漫職事件之記憶所懷之最懇切之希望可謂達到矣。」衛爾遜將軍 (General Sir Robert Wilson) 提及一七九四年法蘭德斯 (Flanders) 之一役時即如此稱述。此時過去最壞之事已消滅矣。惠靈頓吞牛島軍隊中之軍官個人行為程度尚高，刑罰雖仍嚴峻，但不常見。因其兵士可以長官為楷模且可望謹慎與仁慈之指導也。

(註六) 見刻文一七七六年八月之日記。

(註七) 斯力致得麥斯爵士書，歷史學委員會第十五次報告，附錄第一部。

(註八) 禁止英國通商案提出時下院之辯論。英國國會史第十八卷，第九九八頁。

(註九) 寫爾坡爾後之日記：一七八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註一〇) 索爾普哈爾 (Thorpe Hall) 之斯登爾先生 (Mr. Deville) 卽其一例；此片在麥氏部下二度從征之後卽因不願反對美人之獨立而離開隊伍。一季復一季彼在市內開門以迎福克斯、格累、厄斯琴 (Erline) 與蘇立敦；非僅歡迎彼等已也；因其座上一常來之客爲羅頓爵士，而在美洲戰爭期內美人固無一武裝敵人較羅頓爵士尤可畏者。及彼年老，爲避免酬應麻煩起見，波斯敬附之精食卽開於廣場咖啡店 (Piazza Coffee-house)。五時卽有二十位時髦人物前來用膳，雖其始以爲只有六人無論來客多少，總是王者，其實乃專制君主；且乃當日倫敦社會所需要而今日依然需要之專制君主也。因鐘鳴門供食；後至之人自知只有離去而往他處用膳。布移去後提議祝飲之習慣在波斯維爾席上久已廢矣。見斯登爾將軍第一卷第二章。

(註一一) 「普兒加入魁伯克略勃敦國之日期已近矣。父子判袂何痛如之！然而目觀普兒於游樂年輪毅然遠行又加何快慰耶！」查坦致史坦哲夫人書：一七七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註一二) 小威與庇得致查坦伯爵夫人書：一七七八年二月十九日。

(註一三) 紐瓦爵士之演說 (Speech of Lord Nugent) 一七七八年五月十三日。國會史：第十九卷第一二二七頁。

(註一四) 其夫人行獵而越過五濱門門之門。彼自身好酒而地產上之測是山莊經人稱爲波十頓別墅以敬美洲之主張，乃因無人於此飲茶也。

(註一五) 馬遜致高爾波爾書：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

(註一六) 本書之遜略文秋士也多半根據國內名人傳記字彙。該書遜略文秋士一篇遜略士與戴波溫公爵 (The Duke of Devonshire) 之談話。



Alger Ion 一段軼事，而此一段軼事令人欣然回憶戰爭時代，此英法兩國之貴族與紳士間之風義云。

(註一七) 法爾科特 之信，見國會議員勞勃士羅因得先生 (James Round Esq.) 之家內文件，歷史文獻委員會 第十四

次報告附錄第九部。

(註一八) 一七七一年倍克 所作之信，倍克 所著之略文狄士爵士之性格 (Character of Lord John Cavendish)

(註一九) 致淮勒爾牧師 先生 (Rev. Granville Wheeler Esq.) 書，見霍爾 之少時先生回憶錄 (Memoirs of

Granville Sharp, Esq., by Prince Howe) 第一篇第一章，信封上之奇怪稱謂曾於原書註解中加以

說明。

(註二〇) 見沙普 先生回憶錄 第一部第六章。

(註二一) 在聖芬蘭特 所創立而納爾遜 爵士所完成之清潔與穩妥之法，則遍於英國全部海軍，以前一艘七十四門大砲

之船，而有六百人分佈於甲板之上，自非舒適之所，更非研究之處。約翰遜 博士生平本不苦求清潔，然韋爾 謂普里

穆斯 燬艦上之起居，使其習於陸上生活任何缺點與所有缺點，其言曰：「當君由後甲板俯瞰時，君見人類絕大

之困苦，如此擁擠，如此混濁，如此臭穢。」

(註二二) 卡特 擬宣稱被敵人俘去數月，一方面學習擊劍，他方面學習法語，實較在一逗留於有鮮肉與乳酒之處而失去

作戰機會之延長下服務尤有利焉。

(註二三) 卡特 少交之事，見尺牘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Major Cartwright) 一八一六年倫敦

版第一卷第八頁至第二九頁。

(註二四) 卡特萊知其所失之機會。豪爵士此時所率之戰艦多於西班牙無敵艦隊。故使任何一人所率之艦隊。必如此  
乃最好之升官場所也。

(註二五) 卡、萊少校之筆記。尺讀：第一卷，第七二頁至八一頁。

(註二六) 在不願赴美服務之軍官中亦有數人不能以投其軍事長官之所好之言詞表其不願。一為軍務之安全。此見書  
不能不謂可許第二十七團諾利斯少校 (Major North) 出售其職。彼來謁書，指摘書桌下為懲罰作亂之  
臣民不得作之戰爭。當吾阻之之時，彼乃大聲贊誦希臘荷馬之詩百行。後又據普羅塔克之名人傳 (Hiro-  
Arch's Lives) 談談。謂言之彼使吾深信彼不知損於軍籍也。一歐溫將軍 (General Erwin) 致哈庫特  
伯爵書：一七七五年九月一日。



第二十六章 人之談論 當代之史家 小冊子家 和平之請願

贊成戰爭之英人深願反對戰爭之人能自由發表其意見；但絕不願隱秘其自身之意見。當日刊行之回憶錄盡多各種談話之片段；而名人所作之私人談話無不擇要報告以娛後代。由此各種來源，吾人至少能捉住鄉間別墅席上歡談笑語之回聲。雙方之爭論者以平等之資格聚於公平之戰場，而其公開討論戰爭問題一如其子孫於庇得時代辯論殺律者然。（註一）西方諸郡某紳士訴稱多如雨後春筍之非國教徒不以安靜享受其自身之禮拜方法爲已足者，即參與國事並坐而批評內閣所採之美洲政策；但雖感不快，彼亦不得不聽非國教徒之議論。（註二）由新英格蘭逃來之某忠臣因終日無所事事而費其大部分之時間於公共場所者，即函告其波士頓友人倫敦市民所談何事。其言曰：「美洲乃咖啡店內之談話資料；有時熱烈，但無詈罵或暴躁；且即止於是。蓋因政見之不同而互相睨視既不時髦，亦不名譽也。若英人之理解容忍說並不較美人爲明白，至少英人亦

較美人多實行此容忍說也。」（註三）

當美洲戰爭之初期，英人之談論殖民地問題也，乃為求宣洩其靈魂與聽聞其自身之聲音所發之有力之形容字與陳舊之諷刺之快樂；因彼等從不希望感化敵人也。從完全相反之前提出發，彼等挾完全不同之事實從事論戰。彼等傳述其所喜讀之報紙之所記載；而一方認為福音之報紙即經他方認為謊言之雜誌。民黨自謂不信倫敦公報中每一段之紀事，而信該公報所未刊載之一切消息。王黨則謂代表大會託阿塔爾李（Arthur Lee）收買所有反對黨之報紙；——而阿塔爾李（彼等宣稱）乃一維基尼阿人，習醫，復改業律師，今則為叛徒矣。（註四）賀拉西窩爾坡爾

——除私信中所言者外，不信任任何一方之言為真實者——曾謂雙方如何隱蔑戰爭令人難信。

（註五）夫距離戰場如此之遠，而交通又如此不便，於是倫敦著作人便有無窮之大膽以調製並供奉當日軍事歷史以投其讀者之所好。故當彼等辯論戰爭之時，兩黨之人對於當日之事勢意見絕不一致；雖皆承認諸事之進行甚緩。吾人之祖先論彼非常猛烈而辯駁則不十分巧妙；但大部分之爭論皆有一個時期，當是時也辯駁停止而訴諸賭博。各出五十幾尼賭戰爭將於一七七九年

聖誕節結束而美洲並不脫離英國而獨立；又以三十幾尼對十幾尼賂威廉豪將軍不能於一七七七年六月佔領菲列得爾菲亞；每三個月以二十五幾尼賂法國自一七七九年三月起與英國和平相處；另以五十幾尼賂挪兒斯爵士將於三年內在代表大會會長璋柯克之前受裁判而死——此乃國民習慣之少數有力例證，且常辯論緊張之時訴諸此類習慣往往能恢復夜間社交之和睦而免翌晨之決鬪。

前此不僅英國曾從事戰爭以追求不充分而近乎幻想之目的，而當事勢判明而此類目的不能達到之後依然進行。對於此類戰爭所有必欲根據人民因感國家之利益始被推動之學說以述每一國家大事之一派史家無不痛感失望。此類戰爭開始之時甚為猛烈，日後則因堅持而繼續，或因自保之必要而繼續；而實際上之爆發則由於引起道德上之公憤與國際間之厭惡之某種事故。一七九三年路易十六之斬首即武裝衝突之先兆；而波士頓港口茶葉之傾倒亦係引起美國獨立之長期戰爭之原因。當法國革命震撼全歐之時，庇得與格梭維爾之力保英法兩國之友誼可謂有功。常倍克挾其滔滔之雄辯以排斥此邪惡之共和國而引起全國之注意時，首相與外科堅持應納

緩和之議論，而且但能鎮壓其徒黨即努力鎮壓之焉。（註六）但當美洲戰爭之時英帝國之統治者只有刺激輿情而未嘗控制輿情。甚至國王自身亦不能於其所致挪兒斯爵士之例行信札中耐心討論新英格蘭。達得茅斯爵士確曾以同情之態度應付移民，且表示願研究移民對於彼等自身之事件所懷之見解；但就此點而論爵士在內閣之中固獨立無援也。當紛爭愈烈之時，有力之內閣發言諸君能挾尊敬之心，甚至普通之禮貌，以論美人者可謂極少矣。

對宮廷與內閣所有之徒黨暗示意見，指定方式。彼等之談論非常恣肆，但無多意義。在何種程度之內和解可能；用何方法，假手何人，和解始能實行；當日全歐之批評如何；外國政府之計畫與志願如何，若兵連禍結外國政府之衝動又如何；對美戰爭影響於吾英西印度羣島之繁榮者如何；美洲是否武力所能征服；若重新征服之後需時幾何，需款若干，始能保其馴服；——凡茲議論過於抽象，太不實際，不能喚起挪兒斯之贊助者之注意。彼等日常之談話，即就一般自命對於殖民地問題深有研究之人而論，亦多半猛烈攻擊不滿之移民。詹姆士波茲威爾係一健全之王黨黨員，亦疑國會究竟有無對美課稅之權利。有似一好學徒，彼一再請求約翰孫博士釋其疑團；然而每次又自

悔無狀而不知放棄此一時熱烈之問題。雖然，亦有一次彼得飽哈此名師於心平氣和之時所發之議論。約翰孫正與美麗雄辯之某女教友會教徒談論，反對該教徒之意見而謂嚴格言之友誼並非一種耶教道德博士謂因古代哲學家只論私交之可貴，耶教遂提倡普遍的仁愛而告吾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其言曰：「夫人，貴派必須贊成此理：因貴派稱所有之人爲友也。」但天氣忽然轉變。波茲衛爾曰：「由此愉快之論題彼突然轉變。其言曰：『吾願愛人人，但獨不愛美人』；而其易趨激烈之腐敗變爲可怖之火，彼卽口吐威脅與屠殺，稱之爲無賴強盜、海賊，且謂彼將焚燬之焉。」（註七）

夫約翰孫自命爲倫理學家而其對於美人性格之估量乃不十分公正或明晰，則凡未曾自稱爲哲學家者於詆責移民之時而能吞吐其辭自更難望。此與英國黨之談論無大關係，因英國黨有所取必有所與，而其反對內閣又較擁護美人爲常也。但有一類人士其情感因倫敦社會談話之語氣而大傷；一類人士舉其姓名卽不能無尊敬的憐憫。城內多由美來英避難之徒，因愛護英國與尊重英國而犧牲一切者。其抵英後之情況若與曩在本國時之情況比較則甚暗淡。其中若干係大地主，擁有特權，且其所擁之特權超於英國地主所擁之特權。其他又曾任各省副總督、法官、議員、



與財政廳長。其餘又係大學校長或管理富裕之教會之教士。馬薩諸塞高等法院五法官中除一人外皆係忠臣；而其中三人皆係亡命之徒。此輩君子所抱之政治信仰具見審判長奧利味（Oliver）之墓誌銘。（註八）此墓誌銘在伯明罕聖腓列普教堂——一所教堂位於城市之中心，四圍有廣大之空地，而其門常開以迎生客。奧利味某同事死於諾發斯科西亞；另一同事死於英國，而其家中至少有五人在革命發生以前皆係馬薩諸塞之成人者。今皆分葬於吾英三島各地。當對蘭西將軍（General De Lancey）埋葬時，與之同時亡命之某君即謂當彼等完全長眠之時恐英國無一鄉村無美人之屍體。且不僅在英國也。蓋常吾人與法蘭西共和國及法蘭西帝國抗戰時，多數美國忠臣，包括第一代與第二代，皆於吾國一次戰仗或他次戰仗之時死於戰場之上也。（註九）

當馬薩諸塞總督哈欽孫於一七七四年六月卸任時，多數商人與大多數官員即合而向之致詞，贊美其政治上之行爲並希望其將來發達。簽名者中有本省海軍法官撒冷撒姆耳刻文。有人利用民衆勢力以勸彼等取消簽名並登報道歉。多數服從；但刻文以爲不如逃往他處，以求依據上帝之法律應在本省安然享受之安全與個人權利。其妻之畏航海較畏自由之子爲尤甚，而彼即於六

十歲之高齡單獨赴英。抵英後卽作日記，記其毫無樂趣之生活之消磨閒暇之歲月。

此種生活之痛苦曾經各國有名之民族用各國之文字歌唱或陳述；但以吾英忙碌而有魄力之種族之人爲最畏之焉。在此類人士之中，新英格蘭之亡命者卽屬於最感亡命之痛苦之階級。蓋在美洲，彼等皆係要人，業已成功或行將成功；依據其所處之社會之標準確已富裕；而其日常生活充滿大事，且因大事而尊榮。但在英國則彼等皆不足道之人，無所事事。誠然，倫敦之景緻大有可觀，但使彼等尙有心緒玩賞，彼等以旁觀者之資格曾參加當日英國特有之各種遊行。彼等曾見王與王后朝會既畢乘輿歸來；王身披皮色衣服，有銀鈕，皇后則穿乳酪色地與檸檬色地之花綢。彼等又曾見牛乳棚婦女與掃烟窗者保持五月節之光榮，安置值數百鎊之銀盤於大花葉塔之中。彼等見王對青年列成一隊於警吏統率之下往布來威爾（Bridewell）。彼等參觀英國博物院並研究亞歷山大之草稿。有似其嗜讀之國人皆喜讀沙士比亞，彼等爲法爾斯塔夫（Falstaff）故特往城內豬頭飯店（Boar's Head Tavern），又往赫特福郡（Hertfordshire）以研究大陶器床（Bed of Ware）（#10）。彼等聽盲目之菲爾丁爵士（Sir John Fielding）在鮑街（Bow Street）審

理案件。常多德牧師 (Rev. Dodd) 在考哲倫醫院傳教而全部聽衆狂呼之時彼等亦在場。彼等又曾見加立克 (Garrick) 表演悲劇；且於德魯利巷 (Drury Lane) 戲院大廳之門守候兩小時以觀其表演喜劇。彼等與馬薩諸塞總督聚餐，且彼此晤對；又與前檢察長聚餐；且彼此晤對。彼等又赴各省消遣，又游歷製造名區、大教堂、封建時代之堡壘，以及浪漫之景色。彼等探求布楞恩 (Blenheim) 與舊舍刺謨 (Old Sarum) 與斯敦亨 (Stonehenge) 以及烏普敦 (Upton) 之旅館。此處湯姆華茲 (Tom Jones) 發現威斯登 (Sophia Western) 之暖筒上釘有紙片。但凡茲一切皆無所謂。既於十八個月間以倦眼觀察母國所有之珍奇與美麗後，法官刻文宣稱其亡命英國乃一種可怕而無法補救之錯誤。曩則於自身之房屋內忍受一羣不可理喻之暴徒之凌虐，但曩蒙充盈賓朋宴集，今則於世界上最緩和之政府下享受自由，但感極度之貧窮與極度之貧窮所產生之一切可怕之罪惡，兩相比較，則前者實一種可羨之命運云。

除少數例外外，美洲之亡命客皆極貧窮。(註二) 刻文以爲倫敦乃一「愁苦之銷金窟」，此處活命之空氣非出高價不能呼吸。一切皆甚昂貴——住所，食物，酒，無酒則不能營業，無酒則無以敬

客；最後則燃料。一七七六年有一寒冷之星期日，此時泰晤士河結冰，而寒暑表在零點以下八度。其言曰：「此地之火不能與吾美棕木與栗木構成之大火比較。吾深望早離此土也。」大多數忠臣皆向財部請求，而彼等之權利皆較彼為強，於是彼絕無救濟希望。向初識之人求情未免屈辱而「餓死亦屬至愚」；於是——以一陣諷刺情調攻擊辛尼加（Sonneca）以及生平曾作高尚之論文勸人知足而自身從不知缺少一餐為況如何之苦之道德家——彼即退隱於厄克塞忒，每週所費以維持其肉體與靈魂者不及半幾尼焉。（註一二）新罕布什爾前任總督約翰溫德威士（John Wentworth）在革命期內居於歐洲。彼獨荷國王與內閣之殊恩；而彼以為亡命生活縱使最好亦難忍受。戰事既息，彼以為應本自身苦痛之經驗告訴逗留本土，家產蕩然，且備受得意洋洋而絕不寬恕之敵人之侮辱之忠臣。無論彼等之情況如何痛苦，彼力勸他人但使能於美國得給與薯以自活，即可託庇於英。彼藉稱，「吾之目的地十分難定。有似一頂舊捲邊帽由屋頂拋出，吾即於空氣之中翻轉，惟上帝知吾將止於何處也。」（註一三）

馬薩諸塞忠臣之戀其本省首都隨離別而加甚，而且至死始休。諾發斯科西亞某名人，亡命客

約翰豪 (John Howe) 之子，備述其父如何依戀故鄉。一七七五年成年之約翰豪已在某印刷廠充任學徒，且猶所有真正之美人亦已訂婚，「然而彼盡棄其家產與家神，只携其學說與其美女。」(註一四) 彼卜居哈利法克斯，後漸繁興。雖係一真正之英人，彼不以依戀波士頓為可恥，常英美兩方之衝突仍極劇烈之時，約翰豪竭力優待美國戰時俘虜，但使此輩俘虜為波士頓人，即當十九世紀年老體弱之時，其家人猶常舁此老翁上船往波士頓廣場散步。無論新英格蘭人在何處散步，無論新英格蘭人所見何物，其優良之模範與其比較之標準常係馬薩諸塞首都。依據刻文法官之估計，尼克塞忒之居民有波士頓八分之七；但此城之建築不如波士頓之妙，而地址亦不如波士頓之大。由彼觀之，就外表而論，伯明罕較英國其他地方尤與波士頓相似。亡命客回顧其不能重履之故鄉不免有淒楚之情。無論醒或睡，其思想皆集中於波士頓舊日之時代；彼等以為稍緩須臾彼等自身及彼等之家庭或能重見此時代；而彼等勤搜波士頓傳來之消息為鄉人猛烈而無法和解之敵意所攻擊，而在英國又往往遭人輕蔑，彼等深感箴言書 (Book of Proverbs) 之某詩句：「貧窮之同胞恨之。其友人又將如何遠離之耶！彼求友，但彼又無友。」

蓋就某點而論，亡命者抵英之時迷夢已醒。彼等原期得與英國最優秀之社會往來。在本國內——自糾紛發生，而印花稅條例，以及日後之茶稅，成爲個人談話重要之資料時——彼等深以共和主義之傳佈爲異且深惡若干人傳佈此類新奇可厭之信條之方式。拉干格蘭脫夫人之父於威爾滿 (Vermont) 置有不少田產，而稱之爲克拉倫敦 (Clarendon)，且喜述此乃男爵之產業。但此時新英格蘭之社會潮流不利於貴族之形成。格蘭脫夫人曰：「吾父近來愈喜漁獵，因魚鳥不修談暴虐與租稅也。有時來客談及吾人之國家與吾人之國王，吾人一時之內亦感快慰；然而不久罕布什爾與康涅狄格之奧巴第亞 (Obadiah) 與哲芬尼亞 (Zephaniah) 不叩關而入，未經邀請即據案而坐，不講禮節而燃其煙管，且開始談論政治。」(註一五) 既以爲美國一切皆屬粗俗難耐，此輩亡命之徒即想像抵英之後將受英國上等社會何等之歡迎以自慰藉。熟悉革命表面狀況，而同時又知支配政見之升降之某作家曾謂殖民地民黨主義最大之障礙即本問題之王黨方面之世俗的尊嚴，帝王之尊嚴與貴族之氣概。(註一六) 在此類社會間過閒適之生活，在此類交際界中逍遙自在，在王土之內被認爲忠順之烈士——凡此權利皆足以補償此輩被放逐之忠臣所忍受與所犧牲。

之一切也。

彼等之失望與彼等之希望成比例。彼等深覺英國上等階級只注意其自身之事務，且追求種種娛樂，而此種種娛樂因所費之金錢，所擲之時間，與所引起之謗議而與質樸之美人至不相宜。一七九〇年法國之移民託庇於英國海峽之他方者，因英法兩國貴族素有睦誼，極感安適與舒服；但在一七七五年則僅知有人來自波士頓——無論自動前來，或不得不來——皆不能令阿爾馬克（Almack's）俱樂部新市場（Newmarket）與刺涅拉（Ranelagh）予以歡迎。依照當日流行之語言，波士頓人之思想習慣具有商業民族之狡猾之特徵；而此可厭之市民縱係一王黨黨員而非民黨黨員，亦不能免此總統之批評之一般結果。席上之鬼不必較詹姆士街俱樂部清醒愁苦之新英格蘭人為不受人之歡迎。喬治塞爾溫及其同類不慣與人盤桓，若其人當提及某名人時並不知其係何郡人民，亦不知其與何族有關；或舉生之中遇星期日未嘗一事娛樂，星期內其他各日亦無娛樂；易受驚動，而囊中餘款無多。慈善之手（刻文聲稱）甚冷；而包圍有權有勢之人之籬笆，殆難侵入。抵多維後年餘，此日記作家察知彼得與兩位和藹可親之紳士自由談話非同尋常；一高等

紳士過於驕矜或恬默，不願與其所不識之人談話，或雜於衆人之中隨意攀談。（註一七）

忠順之移民欲從英人之觀點與英人討論美國問題者，只得於咖啡店、驛車、與旅館會客室中與偶識之人爲之。招兵官、商業旅行人、郊外地方之小商人、跑馬場上之草地紳士皆屬彼等所不得不與共處之人。遇此等機會英人偶爾談及美國時，雖未必有意無禮，然只有使美人感覺痛苦而不感覺快樂，因此類談話對新英格蘭作籠統之報復，對新英格蘭人之性格下籠統之醜詆也，而亡命客自謂與伯明罕或布立斯陀反對戰爭之中等公民周旋最感安適者，不只一次，蓋無論賓主之間意見如何不同，談話之時不至開傷其感情之言也。在公共車輛與公共場所，亡命客亦願加入討論英國要求殖民地負擔帝國費用之正當與美國依附英國之重要；但談鋒忽然轉變，未交數語——彼等即不得不因美人自尊心之作用操棍以與詆毀其國之人一決鬪焉。刻文法官由西方行經條克斯伯利（Towkesbury）時遇一官員誹謗美洲。（註一八）「吾數度力斥其非，而吾之旅伴非俟此人認錯受辱後決不罷休。其所言盡是暴厲、愚昧與虛僞之事，而吾人即正告其如此焉。」一七六六年十二月第十團路易先生（Mr. Lloyd）新從加拿大前線歸來者與新英格蘭之忠臣談



論而彼確欲以此篇談論以恭維彼等及彼等之意見也。刻文曰：「彼責新英格蘭人人爲懦夫，暴虐殘酷，且有種種劣根性，吾誠願此輩被藐視之美人能用一種鋒利而無可非難之議論使此輩自負之島民了解吾美，雖無常備軍亦能出勇敢之兵士與幹練之司令，此時惟有此時，吾人始能得到公平之待遇也。吾承認常吾人被稱爲「吾人之殖民地時」吾心極傷云。」（註一九）

此乃因不願與其他移民同採反對母國之態度而毀其生活並拋其幸福者所吐之言也。此輩外國移民之命運中最不幸之要素即彼等往往受雙重愛國心之刺激，而今又受雙重愛國心之痛苦，蓋當其所愛之兩國互相撕殺之時，彼等不得不懶惰而無勢力。忠英與愛美二者互相衝突之象徵具見於刻文每頁之日記與其通信之每一段。彼深喜喀勒及爵士軍中某英國軍官之厚待其國人，因該軍官證明安諾德與省民於占勃連湖之役表示極大之勇敢，但終爲英國堅甲利兵所屈也。彼自謂當彼俯瞰一片而臨普里恩斯港之高地而見一艘被俘之私掠船由達得茅斯駛至時，心懷慘怛，又當彼不得不聞另一艘私掠船付之拍賣時，耳幾欲聳。彼見國王及其內閣必欲滅此作亂之移民深爲失望。彼呼曰：「願兩國當局對於兩國真正之利益恆有公正與緩和之見解。皇宮之文字，

有如從前乃 *Mitridates and Carthago*。若此而非誹謗，則吾願吾國遭逢禍殃。』（註一〇）最後挪兒斯爵士及其同僚開始收集國家危險之收穫爲其無意識之政策之結果時，刻文之憂慮美洲又一變而爲懸慮英國之將來。一七七八年三月彼聞可怖之聲音，蓋已對法宣戰矣。數日前，刻文函告伯明罕某友人當彼念及世界上大國之興廢時——而廢之原因在世界史上無不一致——彼比較四年前英國之安全與目前之危機而不能不悚然恐懼。其言曰：「吾願吾之懸慮僅在想像上。吾願自身乃一見解錯誤之人而非一真正之預言家也。」（註一一）

刻文想像上對於英國權力之安全所抱之疑慮凡曾觀察多次之戰爭，知歐洲大陸，關心其國家，而又知本國利益所在之英人皆有之焉。賀拉西窩爾坡爾於不只一段強毅親切之文字中回顧其與佛羅梭老友之通信。此項通信始於其父充任首相之時；中經英國「在德被戰敗而在明登戰勝」即在今日英國自趨於自然界萬有引力律於一世紀間所不能推之使遠之一點之下時仍在繼續。（註一二）窩爾坡爾自謂此項通信之中間一部分最爲愉快。初期一部分乃內亂之日記，此時

蘇格蘭叛徒之軍隊侵入英格蘭之每一隅而不受何種抵抗，十五年後吾人之軍隊與吾人之艦隊於查坦名義之下出動時，彼欣然紀述一次又一次之勝利與一次又一次之征服；但當最後則其通信乃一羣爛之國家之紀錄，內閣確亦令國人追憶英國前此如何屢次戰敗法國及西班牙以鼓勵其人民；（但窩爾坡爾聲稱）從前美人乃吾人之天秤中之法碼，今則美洲乃美人之天秤中之法碼；且在當日有查坦爵士，今則無人能繼之也。日後窩氏又謂：「吾既不深信受權力誘惑之德行，吾希望美國領袖不輕與獨裁制與執政制絕緣而歸耕隴畝之中。嗚呼！糜費此一帝國可謂瘋狂矣！」

（註三）

此類預言並非新事；而人民互相告語當國家危急之時而無人深信國家行將滅亡者向所未有以自慰藉。辛克萊爵士（Sir John Sinclair）——無事忙者之大王——以薩托拉加之消息告亞丹斯密，且謂國家今真亡矣。此哲學家之答覆為「國家滅亡之道亦多端矣。」（註二四）然而辛克萊或無錯誤，但使喬治第三而能澈底實行其政策，預言不幸者皆屬聰明之人；而其預言亦必完全實現，苟非發生一種偶然事故為最熱心之人所不敢望者。至此澈底之底何時始達今幸無人能

言；但就長時間言之，宮廷之政治勢必禍及國家，苟非國會自行處理此事而堅持與美和解。雖然，在若干星期之內國會似已受賄而噤若寒蟬；而財政部內滿足政客之貪心之財源隨陸海軍戰費之膨脹而同時增加。每次派往卡羅來那或西印度海之新遠征隊，與每次歐洲方面多一反對吾英之新敵人，皆藉公債、獎券、與契約以加多政府黨所朋分之鉅利。戰爭培養賄賂，而賄賂使戰爭得以繼續進行；但英人格之中有某物焉為喬治第三與斐德福黨所未及注意者；而先後兩屆國會開始之時甚壞者終則排脫自私與奴隸之桎梏，反對其工頭，而救其國家焉。

喬治第三即位之始吾英大學之學識不如十九世紀初三十年之正確；但多數英國士紳，不但在大學之內，且於後此生活之中，學習拉丁文一如其學習法語；且凡有志文學者皆通古代史，而對於最有名之希臘作家之個性與相對之權威及價值皆有明確之認識。盡人皆知色諾芬（Xenophon）與波里比阿（Polybius）與薩拉斯特（Sallust）與斯韋托尼（Suetonius）之紀事之所以特別優美乃因各該作家生當其所討論之時代；且識不少戰士與君王其行為得彼褒揚而其錯誤與罪惡經彼指摘者。英國失望之愛國者，預料災禍頻仍但不能預見國家之滅亡將因國民

至可笑者。無論此種糾紛將來如何收拾羅氏於第一卷序文中有這北美方面必有新事態發生，而美洲事件必另呈一種局面。故彼「將挾公民之焦慮以俟風潮平靜而通常之政府成立之時。一旦此時既到，羅伯特生必已滿六十歲；而此種大規模之歷史於生活上此一時期開始者往往非推崇克利奧（Clio）而乃原諒查倫（Charon）。拉丁諺語警告藝術家人類生命短促者可使久操最長之藝術之人澈底覺悟云。

在英國三大史家之中除羅伯特生外吉本與大衛休謨二人尚在；但休謨之命亦不久長。氏於一七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逝世，而逝世之時非常愉快鎮靜，遂令他人以為此懷疑家死時狀況必有不同者大感不快。（註二七）但雖不關心自身未來之遭遇如何，休謨臨死之時固信國家前途非常危險也。比較喬治第三尤係強烈之王黨，休謨絕對不許其對於內政所抱之見解與偏見影響其對於殖民地問題所具之見識，以辛辣之文字批評離間美人之不智與武力征服之不可能者非民黨或尉爾克斯，而乃休謨；而休謨乃一詹姆士黨黨員，若國王絞殺尉爾克斯，槍斃自由民及其徒黨動以百計，且既於倫敦懲一戒百後又宣佈將永久依據斯圖亞特皇室之方統治國家則彼必甚快樂

也。（註二八）去秋休謨曾奉命在梭夫魯郡起草奏疏；但彼辭謝，藉口自身在原則上乃一美人，希望移民依其自身所認為適當之方法統治自身。若本郡以為必須干涉政治則彼等應勸國王懲罰倫敦與彌得爾塞克斯一類傲慢之棍徒膽敢侵陵主權者，并正告國王挪兒斯爵士雖係一可敬之君子，但不知大規模軍事行動。彼謂「凡此一切皆係可敬之梭夫魯郡所應抱之目的；不至傷害他半球之美人也。」（註二九）

吉本尚在盛年時代；但彼不願考慮以彼所仰望以成名起家之文學大著與英國之衰亡一類之假定題目交換之意見。氏不忍不述阿提拉（Attila）在沙龍（Chalon）之戰敗與穆罕默德第二之包圍君士但丁堡，以便擴其辭鋒以包括蒙穆斯法院村之戰與波士頓之包圍及退出其政治上之敵人同時又是其曠交密友者謂曾發現一種原因可以說明吉本何為不願移其歷史之研究於他方面。

「喬治王驚恐之餘，

惟願吉本將草

英國恥辱之歷史，

即以為最好之方法

可以斂其筆鋒者

莫如安插此一史家。」

此詩據云係查理福克斯所作，且確係出自布魯克俱樂部；一種機關內有一羣世界名人思想上有韻律者。布魯克俱樂部自有反對吉本之理由。當美洲革命初期吉本暗中力助內閣；但彼多與反對黨往來，而反對黨中即有倫敦最優之社交人物。（註三〇）吉本自有權利隸屬此俱樂部；蓋吉本雖係一大文豪，然始終係社交界公認之人物。彼在布魯克俱樂部作書；自國會於夜間開會以來即在布魯克俱樂部用晚餐；而又慨然接受得享民黨社交之唯一條件，蓋靜聽——後且恭聽——民黨方面異端之見解也。其言曰：「查理福克斯此時正在吾側，論不能堅守美洲，因戰勝之軍隊即不能於稜西省內各處一律布防也。（註三一）

吉本——此時吉本每呼福克斯為「查理」，蓋既無更不客氣之名稱，亦無較客氣之名稱也。

——愛此少年政治家，且從不厭聞其談論。雖然，此歷史家固無須他人教以如何推斷，因其自身高明強盛之智力於考慮政治事實之後自能為種種判斷也。吉本之書翰表示其人已開始經過一種心理作用，而此種心理作用國內所有有識之士其知覺未被自私之動機蒙蔽者皆分經焉。即在薩拉托加以前吉本已感重大之不安。當一七七七年八月吉本曾謂自覺擁護內閣政客之公平易，而擁護內閣計畫之政策難；又謂亦有種種情形凡不合於健全之政策者即非正當。是年十二月吉本竟謂無論內閣如何決定，彼實不能贊成一種絕無成功希望之戰爭以窘世界上最好之國家；一七七八年二月吉本又發表意見，謂挪兒斯爵士不值吾人原諒其過去，贊美其現在，或信任其未來；且有一次彼由文字轉入行動，蓋關於作戰問題之分組表決與福克斯共同投票也。（註三）然而翌年夏季吉本受命為商業移民部委員。彼加入政府之一部，而在此部之內，依據倍克所述，即有國會議員八人每年領薪俸千鎊而除作惡外無所事事，且即作惡而所作之惡亦不甚多。（註三）自茲以後似為契約所束縛，吉本即與內閣一致矣。此人之歷史足以說明使宮廷能違反民意而延長美洲戰爭之贊助之人為性質與機械性質。就職前十一日，吉本在布魯克俱樂部內猶語耳聽能聞之會



員苟非內閣六閣員之首級置之棹上，則國事將無可救藥。此殘忍之一句，曾由福克斯加入其所有之一冊羅馬衰亡史中，更益以若干尖刻之批評。兩年後福克斯家屬履行遺囑，而其藏書樓所有之書盡付拍賣——無論向書坊購來或係作者捐贈。查理之手筆增加吉本歷史之價值。窩爾坡爾曰：「購者如此貪得此奇才最小之生產，加上此短短之記錄後，此書即值三幾尼云。」（註三四）

無此輩姓名尚有人知而著作尚有人讀之大著作家時，則希望暫時集中於一作家，該作家在昔名播一時，今則沒沒無聞矣。索布立治市長之姊馬柯萊夫人（Mrs. Catherine Maconley）在過去若干年間曾發刊一本歷史始自斯圖亞特皇室登極之時，每卷出版後，所有能幹博學甚至冷評之人無不推許，而此種推許絕非近代學者所能了解。馬遜宜稱馬柯萊夫人之書乃一冊值得購讀之英國史，且自承常彼獲知其夫之名字雖為蘇格蘭，而夫人自身則系出英格蘭之父母時，其民族之驕矜不禁為之滿足。格雷（Grey）稱贊馬柯萊夫人為空前之英史家，故視夫人優於克拉倫敦、休謨與柏涅特（Burnet）（註三五）而賀拉西窩爾坡爾無條件贊成格雷之批評。喬治李忒爾敦爵士（George, Lord Lyttelton）亨利第二之史家，曾謂夫人乃一奇才，并勸世人範金視之。馬

柯萊夫人畫像，用花字作成，且出名雕刻家之手者，即懸於每一書坊檯臺之上，且有一藝術家自美來專爲用蠟燭夫人與查坦爵士夫人乃一種景物爲游歷倫敦之人所必欲一觀者。即在巴黎亦受崇拜，而在巴黎英國狂如此盛行，即普通英人之名字亦受人絕對之信任。巴黎社會比較大膽之思想家對此懷抱共和思想而其斥責國家教士又非由於教派門戶之見之夫人熱烈幾於發狂云。

(註三六)

承少數聰明之批評家過獎，又荷大多數愚人用極拙之方法贊揚，馬柯萊夫人當美洲戰爭糾紛演成戰爭之時名播一時。一七七六年一月內有三篇贊美作者之才幹與功績之論文在倫敦某家報上發表。讀者見夫人允著一部「由革命至現代之英國史，用所致瓦爾布魯克至斯蒂芬教堂牧師衛爾遜博士之信編成者」(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Reverend Doctor Wilson, the Rector of St. Stephen's Walbrook) 大爲興奮，因夫人猶以爲無興味之書可以信札體使之有興味也。「吾友，羅伯爾窩爾坡爾爵士(Sir Robert Walpole)深知國民味於所有有關彼等真正之利益之狀

況。此乃夫人之一例句；而此種文體如何能得賀拉西窩爾坡爾之優容殊難想像。因其人少年時代所述國會之情形即如西塞祿之政治信札非常生動也。

馬柯萊夫人所著之歷史之文體日後破壞其作家之名譽。衛爾遜博士並非普通或倥傯之贊美者。氏曾將其拔斯私宅連同家具與藏書樓讓與馬柯萊夫人；將其裝有歷史女神之屬性之肖像祀於其教堂之神壇欄杆之內；且建一窰爲伊死後安息之所（註三七）其歷史之第一卷於一七七八年出版。是年未終馬柯萊夫人再嫁，而新婿年齡不及夫人之半，且非衛爾遜博士。肖像立即移去，房屋亦被收回，同時墓穴亦出售。該牧師與該夫人於迷夢已醒之世界前表示其相互之冤抑；而此迷夢已醒之世界即對其所誤拜之偶像報復其自身之迷戀。往日贊美夫人之詩句此時即變爲諷刺詩。有玷某女愛國者者；新書經衆認爲非常之劣；且係最後之一冊。夫人之天才中無幽默性；但亦察出繼續出版，評論印花稅條例，研究新英格蘭之特許狀，更難以寄與不能和解之老人之親密之形容字，殊無謂也。

當日史書述此多事之秋者皆不見佳；但當日有一種非常豐富之政治著作專為當代而寫作，其中一部分絕不至湮滅者。古希臘史有動人之一章經某學者設法由厄斯啓尼（Eschine）與德莫西尼之演說摘下面貫穿之以供自身瀏覽；故此一時期——自喬治第三創立個人政治制度之時以至美洲戰爭（此種制度主要之結果）引起社會之禍患與國民之悔恨之時——最動人與最可信之紀事即可從倍克之演說與辯論文章摘出。除其文學價值以外，此類著作皆因表示政治家之嚴肅，與真正之愛國者之責任心如何可與選擇並處理題目之勇氣併存，而值得我人注意。且就倍克而論，此種勇氣皆於最危險之時運用而未嘗受罰。當日攻擊之人多而可畏，而其攻擊目標特博士之就職至格刺夫公爵之去職又皆對於國王與國王之友而施；然而凡茲文字上之流露對於公正人士之心理之影響皆不如倍克目前不滿之原因考，晚近國勢之觀察最後十頁，與短期內閣小史中一段諷刺文字之大。（註三八）

其他批評內閣之人比較不甚可畏者——以及印刷其著作之工匠與發售其著作之商人——則經法律嚴罰，且為國會之報復所窘；但檢察長或警衛官皆不敢干涉倍克或其發行人。由其

敵人觀之，此乃倍克在國內之聲望與性格最有力之證據。內閣代表之不敢向法院起訴倍克犯誹謗罪以迫害倍克，正猶其不敢於查坦爾士發表排斥國王之勢力之演說後步出國會之時逮捕之也。倍克自身不受法律之取締，同時又擴展其勢力以保護當言論之壓迫最烈之時刊行其著作之出版界，其實當美洲之困難愈形嚴重之時——當行政官之職權衰落而新聞檢查亦漸失其恐怖之時——此民黨大政論家若得其興趣與自尊心許可儘可隨意謾罵法院與內閣也。但倍克此時一如彌得爾塞克斯所成爲大問題時之情形，常用同樣尊嚴而有節度之辯論力與論證力以發表其意見。誠然後之著作並不優於前者之著作，但精細之推理，得所列舉之事實與數字爲之證明者，除在倍克致布立斯陀爾執行吏書與和美演說外，未見他人能以更動人之形式表之也。

極有價值之文學作品殊少孤立，且多出自他人勉力求勝而彼獨能優爲者之手筆。倍克之傑作產生於政論極爲風行而又極受尊重之時代。責在敘述吾人今日之事件之史家必須多讀社評；蓋在過去半世紀中社評往往指導國家之行動，激動或威嚇其統治者，且使之合格或不合格以俟其一部分之工作，無論結果之爲善爲惡，告成而後已。但當一七七四年與一七八三年間嚴格之社

評尙在未來。報端消息已甚豐富，且逐年翔實；但國事之批評則僅限於五六行或十數行之一段文字，暗指而非說明，而又大部分帶有幽默或諷刺之色彩。至於嚴重之勸告則由自承著作之名人所撰之小冊子布之世界；在日報與週刊之中則由冗長、精密、極有力量，而用筆名簽署之信札布之世界，而讀者因渴望報紙時常發表此類信札也。查理福克斯生平熟知操縱輿論之合法的方法，即論署名之信札與報紙片段紀載之不同。國內外政治上之大問題，（氏謂）其如必先用某種認真與明白之方法討論，且須對羣衆充分說明，然後在報端發表之片段紀載始能於千人之中得一人了解。（註三九）此種負責或半負責之個人宣言（蓋自署“Atticus”或“Publicola”之作家殆猶使用教名或姓名者議論可望合理而見解可望合法也）以美洲戰爭時代爲最多最優。朱尼阿斯無論朱尼阿斯爲誰，自法蘭西斯赴印度後確不著作。此顯著之一隅久已空虛，因無一繼承人或模仿者有補缺之資格也；但有一羣熱心而消息靈通之徒黨起而辯論種種問題，以希臘或羅馬之假名力言國會所採之政策未免瘋狂，且指內閣與軍事當局之錯誤遂致此種政策不能暫時成功云。

反對黨方面有此類自然的熱烈與無拘無束之智識活動，內閣方面則無獨立之文才。此乃其

缺點也。在國會內，在著作上，彼等業已收買所有出賣之物；而其地位有似一位將軍既已多付傭兵之糧餉，即不能招到願為彼戰且願聽受紀律之義勇兵也。格羅斯忒教長塔克 (Tucker) 公然反對羅金漢黨。其小冊子銷路甚廣；但自採一種方針轉足妨礙內閣；本屬大公無我之人，塔克具有會受教育與有創造力之心，確知世事之動向。當其極目遠天時，彼證明自身有一種先見，而此種先見使一般懷疑其自身之預言有何價值之人為之驚奇不置。(註四〇)然而彼無手腕，又完全不知支配當日公務人員與國會政黨之行動之動機。彼似深信宮廷之反對黨事實上皆屬詹姆士黨，贊美蒲萊斯博士 (Dr. Price) 如其安后時代之前輩之贊美維勒爾博士 (Dr. Sachsevorrell) 者。蒲萊斯嘗著論主張與美和解；而塔克教長自以著論攻擊蒲萊斯與倍克袒護新英格蘭移民之時為最樂。但其攻擊不能及此兩人身上；而其所操之棍反打至內閣頭上，甚至打至國王頭上。

蒲萊斯又言此處有一失望而暴動之民族，與吾人相隔三千英里，不喜吾人，亦不需吾人。吾人儘可對之讓步以撫慰之，諂媚之，阿諛之；然後當吾人吃盡反對黨哲學家與演說家所製之鹿肉餅後，美人或將允許一時之內依然效忠英王。但當彼等之勢力與人數兩俱增加之時，五萬名英軍，不

久且十萬名英軍，不足以鎮攝其反抗之精神而防其於有利時機起而作亂。此種作亂如何戡平乎？英國軍官與非軍官中有何人如此鹵莽而敢令其軍隊射殺新英格蘭暴民，蓋早知若子彈射中，彼將冒殺人罪名而受新英格蘭陪審官審判。（註四）倍克先生（塔克謂）與其以文字贊美移民井於出席國會演說之時加以褒獎，不如勸其脫離英國，獨斷獨行而終歸於消滅之爲愈。蓋若如此則對於國家尤有貢獻也。此乃塔克教長之邏輯態度；此乃一七七四年塔克教長之勸告。彼自使倍克非常憤怒；但若其宗教上之同盟者拋棄內閣而不予以擁護，則挪兒斯爵士與國王將同樣感謝之也。

內閣既因缺乏擁護者而陷於窮困，即不得不接受一極可疑之方面之贊助。約翰薛卑爾（John Shebbeare）於過去兩代之間已係文學界之大恥。其在私人社交上之粗魯與鹵莽曾經柏尼（Fanny Burney）敘述；而柏尼對人之寬恕固與固有之純潔及女性之嫺雅相稱也。（註四）設卑爾本藉誹謗與誣蔑以餬口。其第一次之文學作品卽一篇諷刺文譏其受業師外科醫生；而其最後之文學作品則顏曰被發覺之臭貓（The Polecat Detectiv'd）此乃一篇誹謗文字而非一篇自傳。



當喬治第二朝代，設卑爾因猛烈攻擊漢諾威皇室曾受一次嚴刑。今則每年有二百鎊恩俸，且知必如何而此種恩俸始可維持。故當美洲戰爭之時彼肆意醜詆喬治第三所認為敵人之大政治家，而其攻擊之猛烈一如前者之攻擊代替斯圖亞特皇室之一系國王者然。坦增德曾於下院中并舉設卑爾與約翰孫之名，因此二人從前皆屬詹姆士第二之黨羽，今皆領有恩俸也，而坦增德惡毒之批評引起查理福克斯之抗議，而此種抗議約翰孫至死之日猶深感焉。

內閣中亦有數人欲藉重約翰孫博士之文才與聲望以鼓吹政府之計畫。就此事而論，并無何種強迫。國王十分敬重此有名之百姓，且每念及其自身之仁慈與慷慨使一大著作家——早知貧乏、愁苦以及指定之工作與不合作之勞動之束縛——得於談話旅行與讀書中過其晚年深為滿意。約翰孫以為王既恩寵有加，理宜對於王所信任之大臣有所效勞；於是即告內閣願以其一支禿筆為內閣幫忙。每篇小冊子之題目皆由在位之大人暗示；但其所發表之意見則確保約翰孫個人之意見。其實約翰孫乃一如此激烈之王黨黨徒，馴致唐甯街新聞檢查員不得不加以干涉以緩和其政策之宣佈并挫其諷刺之鋒銳。「最近福克蘭島之交易考」即有一尖刻而又輕蔑之短句如

此震驚挪兒斯爵士，結果此書甫售數冊即被禁止發行。(註四三)一七七五年春約翰孫發表其課稅非虐政一文，茲文如其題目之所暗示，根本研究英美衝突之根源。茲文曾經內閣批評家修改刪削，而內閣批評家刪去文中某段文字，蓋認此段文字侮辱移民，恐嚇移民也。(註四四)約翰孫具有非常和樂之性情，故一種苦惱或挫折非一比較多情善感之作家所能忍受者。約翰孫皆能當之。約翰孫曾謂若建築家擬建一所五層樓房，而僱主則告以只建三層，則必當決定者乃僱主而非建築家也。

無論如何刪節皆不能使課稅非虐政變為一篇適當之作品。暫時加入政治論爭之有名文人曾發表可喜之國事論文，三倍可喜之國事論文。例如斯尉夫特 (Swift) 之檢查員 (Examiner) 與阿狄孫 (Aldison) 之自由土地保有者 (Freeholders) 以及史密士討論舊教權利之信札。且無一篇國家公文能較一七七八年吉本氏應內閣之請用法語草成而述英國對法之事件以供世界公評之論文為優美而可讀。但約翰孫並非一可能之政治家。彼未嘗研究政治，而其日常談話充分表示其不宜於判斷美洲問題。氏對於意見與己不同之人不能抱一種合理與親切之態度。其

反對美人之議論使其生活上之伴侶大感不快。大西洋之他岸或得聞其言。氏對於商業利益之研究非常膚淺，而商業利益又大有影響於母國與其殖民地之關係。某次有一友人關心戰事對於商業之影響，彼即告以若吾人而無商務，吾人儘可倚賴本國之所產以自活。關於租稅與國會代表間之關係，約翰孫之辯論有似完全不知自治原理，且對於自治原理絕對不能表示同情者。彼嘗謂若佃戶而不選舉地主所贊成之候選人，則地主可將其驅出。脫彼自身而有大產業，則當選舉到期時，彼必盡逐所有無賴漢也。

常課稅非虐政出版時，平昔贊美約翰孫之人拜讀之餘多爲扼腕，且滋疑懼。若輩以爲約翰孫著作全盛時代今已過去；且直至詩人傳 (*Times of the Poets*) 出版後始又信任其能力。約翰孫擅長此道。約翰孫於此自覺遊刃有餘。彼此時盡棄中年時代華麗之文體。自國家授以恩俸而彼得以自主以來，約翰孫必有半日半夜用以討論問題；而又於不知不覺之間取得且談且寫之習慣。彼茲有一理想的題目以供一具有有力之常識，注意人生之大事，又知行爲之準則之傳記家。吾人深疑如此有趣有益之書如約翰孫之詩人傳者能否於七十歲前之兩年開始，而於七十歲後之兩年

約翰孫之小冊子藉間接之方法名傳遐邇。其電光無害；但其雷聲則引起一種回聲遠近皆得聞焉。就所有猶生之人而論——或就所有曾生之人而論——最熟悉國內及美洲之輿論者莫如納翰衛斯力，衛斯力深知蘇格蘭，而其知英格蘭也有如每年曾於此島各處說教八百次，無間晴雨每週騎馬或乘車旅行二百四十哩（以彼而論乘車固屬一種比較危險之旅行方法）（註四六）而又稅居農人、商人與村民之家而為一知足和藹與健談之客者之所應知。氏又曾渡愛爾蘭海峽五十次。氏曾在美洲居住兩年；且因個人之經驗知由英赴美需時幾何；一種事實絕非和平時節管理吾人遠方之殖民地不得其宜而今又謀以戰事重新征服之內閣所能知也。衛斯力於其無可比擬之日記前數頁中，述自身及其同志如何於一七三五年十月十四日在格累夫增德（*Gravesend*）乘船出發；如何於次年二月五日始安抵塞芬那河。旅程之長使彼能乘暇學習德語，且增加在船上參加其聖餐禮之受聖餐者之數目至於三倍之多。自茲以後其所有之門徒以為與彼通信乃一種

特權而以實情相告又屬一種神聖之義務者卽不斷以美洲之事告之焉。

卽在一七七四年——此時新英格蘭全境鼎沸，而波士頓之軍事佔領業已開始——約翰衛斯力已刊行其書。聲明不能擁護內閣對美之政策；且深疑是否有人能根據法律公平或慎重擁護之焉。（註四七）彼卽如此昭告世界；暗中又與國王之顧問交涉。彼對之發出若干通感人甚深之信札。此類信札不但具有聖經上之先知之高尙文體所有之力量與尊嚴，亦兼有聰明而又愛國之英人所發之周詳之議論。氏明白警告王之左右此輩美人乃一被壓迫之民族，除法律上之權利外無所企求，未嘗受驚，且亦不易征服。身爲戰士，彼等皆係喜愛自由之人，爲家庭與宗教，妻子與兒女，而與一羣受僱之兵士力戰，而此受僱之兵士曾無一人知其所爭之主義，且大多數皆不贊成此主義焉。氏甚至懇求首相，爲上帝與國王故，勿任其元首重履李賀寶安（Rehobam）西班牙腓烈第二，與英國查理第一之路焉。

此乃約翰衛斯力之見解，於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五日時舉以告挪兒斯爵士也。夏季尙未過，忽有一種四摺本小冊子出現，顏曰「約翰衛斯力對美之和平請願」。此書每冊售價僅一便士，購者有

四萬人，瀏覽之餘，深怪此書所述，不啻課稅非虐政之節本，不過未嘗提及原著耳。此小冊子重提約翰孫之偏見，且充滿激烈與混亂之言辭，絕不能如標題之所應允而爲和平之勸戒也。衛斯力明告移民——必係撒姆耳亞當士與約翰亞當士之新聞——美洲之不滿本非固有。此乃（彼謂）居住英國而其目的在於推翻英國憲法之人所作之書與小冊子所引起。夫此輩作家中之最重要者既係倍克，則此言必甚可笑，因每一部英國憲法之於倍克，正猶十誠之於法利賽人或可蘭經之於穆罕默德也。衛氏論文之中而能成爲一種議論者則爲勸告新英格蘭人，然而彼又不幸不如平昔之聰明，而以新英格蘭人爲一頭腦簡單之民族。『諸君謂諸君承繼諸君之祖先享有英人特權之所有權利，其實諸君乃或無投票權或因移居而棄投票權之人之子孫，故諸君之狀況一如諸君之祖先所遺留與諸君者；非立法或選舉立法家之投票，而乃受法律保護之快樂與遵守法律之義務。』吾謂欲將少數文字演成一種公民學說更難滿足過去或現在之美人之政治思想者必甚難也。

衛斯力態度之改變幾於令人發笑，且由其門徒觀之則完全迷離恍惚，莫可究詰。當去年總選

學時衛斯力曾勸布立斯陀爾之美以美會教徒投票選舉所有贊成對美和解之候選人，又嘗勸其友人購讀一篇小冊子名爲「擁護美人自行課稅之主張之議論者。」此種狀況衛斯力已忘之矣。亦年事過高而職務又繁之人所不能免也。聞人責其不忠，彼即追尋其記憶，承認曾讀此篇小冊子，而且贊成其結論。因他人爭謂彼曾推薦此書，彼即答稱：「吾信吾曾推薦此書，但吾之思想已改變矣。」衛斯力之坦白不能釋反對者之疑。「和平之請願」令人紛紛抗議，而在數季出版期中此大宜教師備受他人之擲揄與諷刺。甚至有人譏之爲蒙羊皮之狼；圖窮匕現之耶穌會會員與詹姆士黨黨人（註四八）復仇女神之常務牧師；女戰神之全權公使。

衛斯力以溫和之驚異受此熱情之爆發，而其敵人以此種溫和之驚異帶有諷刺之意味；蓋其意旨（衛氏自稱）在於火上加水而非火上添油，而對於蔓延全境之大火，略盡其消滅之責任也。彼告其少年同事耶教牧師之責任在於力謀和平，普愛衆生，而不偏袒何方。據彼自述，彼力求勿冒犯他人，故常被邀演講政治問題之時往往預草其說教；然而無濟於事，蓋內閣之反對黨偶爾在座者，猶聞此宜教師告以彼等狂喊自由，直至完全紛亂而智力全失而後已也。當戰爭後期衛斯力

擬對英人發和平之請願，因此時英人之需人鎮撫與慰藉一如殖民地之居民。但此第二度和平文章對於兩派所生之影響，因聲稱自身之不再與厭惡國王與挪兒斯爵士之美以美會教徒往來，一如其不再交破壞星期日者或竊賊或酒徒而弱焉（註四九）。

民黨之諷刺家咸譏衛斯力勸嬰約翰孫之意見而不肯承認，但約翰孫自身雖有不快之理由，然並未提出何種抗議。此較短之一篇因銷路至廣遂凌越原著，而原著亦因此短篇而暴露其缺點；因和平之請願之於課稅非虐政正猶不工之切之於難切之骨也。既已有人責其彌祭矣，衛斯力即以書而自承其自身之作品不過約翰孫博士之大著之雛形而已。其對於美洲問題之全部意見（衛氏自承）自讀此大著以來大有變更。此種感化，其成功之速，正猶衛斯力自身於其六十四年之傳教生活所曾成就者，乃任何作家所不能抵抗之實際恭維也。約翰孫函告衛斯力若彼而曾感化如衛斯力者之心思，則此實勝於許多普通之同意；且自比一哲學家，雖見聽衆一一退去，然但使柏拉圖在座則決不離坐椅也（註五〇）。

衛斯力教訓國人之努力可以證明無論何人，縱使德高齒尊，但若過問政治，即不能免最粗暴



之待遇。是年吉本宣稱下院內閣多數黨——即當五月過半而會期將終之時——亦不願聞加布里厄爾 (Archangel Gabriel) 討論美洲問題；而衛斯力之經驗則表示民黨方面怨憤之黨員既不體恤一可以稱爲聖徒之人，亦不矜憐一可以稱爲聖徒之人。無數篇諷刺文字皆責彼爲私利所動；而此種責備又由一世界聞人覆述，其實此世界聞人之無資格解釋衛斯力之思想正猶斐斯塔斯 (Festus) 與加里奧 (Gallio) 之無資格理解聖保羅也。窩爾坡爾曾謂此美以美派長老之草和平之請願乃以媚其恩人達得茅斯爵士；因彼或希望升任教長或主教也。衛斯力以不類廷臣之言答此非難氏自謂發表此篇文字非以媚人；因彼深知人類也。彼知因汝政治上之效勞而愛汝者愛汝之情甚至不如愛其午膳；反之，恨汝者恨汝之情甚如其恨魔鬼。其實衛氏此種行動之真理由不難探索。氏之係王黨黨員，正猶帕爾 (Parr) 與華德孫博士 (Dr. Watson) 之係民黨分子；而大多數英人皆願於其政黨之命運垂危而前途暗淡之時牽強附會以贊助之。衛斯力對於當日之情況深爲關懷。內閣遭國人之厭惡；而喬治第三個人之不孚衆望，令其忠順之臣民鬱鬱不樂，而且懸慮無已。衛斯力深信若國外再有何種禍患，若國內之紛爭益烈，則王位，甚至國王之生命，必甚危殆。當

此千鈞一髮之時，彼自起而贊助其黨及其元首，且（如所有同處此境之人）彼亦惟有勉強贊成  
羣所痛詆之一種政策也。

（註一）當日英人如何談論美洲——或由當日人士觀之，英人似如何談論美洲——可於阿嘉作家所草擬并發表之  
想像的談話見之。茲於本書卷末附錄中轉載一段生動、真實而且確有一讀之價值之談話以概其餘。

（註二）桑謀著某君致倫敦某友人書，一七七六年十月六日。

（註三）刺文之日記與尺牘（*Journal and Letters of the Late Samuel Curwen*）喬華德（*George Atkinson Ward*）所編，一八四五年在紐約出版。

（註四）一七七五年八月九日之信。

（註五）高爾坡爾致曼爵士書，一七七六年八月十一日。

（註六）「庇得一生最偉大之時期，在於舉國瘋狂主張對法宣戰之時，獨能沈着應付，不為所動。」

「吾人感謝上帝，吾人智足以使吾人脫離聯合軍光榮之冒險，而又不為瓜分法國之希望與一舉破壞全球所  
有民治思想之希望所誘惑。」此乃一七九二年格梭維爾爵士所發表之言論；兩年後伯克代表皇后碼頭發表  
其有名之演說以變動全國。

（註七）見約翰遜傳，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一七七八年四月十五日，十八日。

（註八）此紀念碑乃以祀新英格蘭紐約得會審判長奧利味，而碑文為：「一七七六年政府願覆而後離開本國；但在後

此患難之中其寬洪大度始終無改，且無物能破壞其效忠英國之盛心，減少其愛國王之至意。

(註九)「昨晨勞拉克 (Rucker) 在床上暴卒，以僕所知此乃薩諾第四十五個亡命客死於英國者，彼乃馬薩

諸薩之國務卿。」刺文日記：一七八三年二月十七日。

惠靈登之軍需長死於滑鐵盧者乃紐約之一對陞西也。貝斯上校 (Colonel James De Poyter) 亦係紐約人，當年少之時即於美洲戰爭之中建立殊勳。一七九三年氏指揮所部攻擊法國德林藩爾 (Lincolnton) 地方，始雖攻破之，法國陣地即於戰事之時欲彈斃命。此乃多數人中之一人，因上級忠臣乃各殖民之戰爭禍也。北部與中部各省王黨農人與店主，王黨工匠比較不願為其意見而執干戈。

(註一〇) 刺文致西華爾書，尼克率成，一七七七年一月十八日。

(註一一) 此中一個例外即查理斯 維基尼 阿爾 維克 一菸草商也。出其自身意料之外，斯 傑亞特對於自由竟有一種可以紀念之貢獻；蓋自美國來黑奴 榮 讓 德 得其人之名字將永久令人記憶。殊難見羅士 曼 曾 宣 倫 吾 英 之自由土產自由人之原理焉。

(註一二) 致史密士 牧師 (Rev. Isaac Smith) 書，一七七六年六月六日；致安的瓜 (Antigua) 羅素 博士 (Dr. Charles Russell) 書，一七七六年六月十日；致西華爾書，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一三) 羅賓之忠 恩 第五卷第三三二頁與第二卷第十頁。美國 儲蓄 收有一札為奧利 味 白 倫 敦 致一由波士頓 送往諸 薩 斯 科 西 亞 之友人。「先生未離哈立法克斯 而付此書，地方之費用余固甚慰。自先生前次蒞此以後，此地之物價漲四倍。所有來此之窮人將如何生活，吾愧不知。吾知奧 味 夫人 無恙，而居於倫敦 附近布蘭 普 敦」

(Brompton)小園內，但吾若能覓一經濟之地，即不擬再居此。吾命無暇自顧。英國廉價之地方必係吾所迫求之目的物也。

(註一四)此段文字乃「徵引一八五八年七月四日約瑟豪(Joseph Howe)在波士頓分理廳(Faneuil Hall)所致之演說。

(註一五)爲避免此種痛苦起見，克拉倫敦莊宅之主人於一七七四年夏退回蘇格蘭本地，無何留不美洲之每畝田地悉藉沒收。

(註一六)此乃泰勒耳教授於其文選史第三十章所用之形容字也。氏於書中徵引民黨竊賊家霍布金孫詢某犬人之一段文字，該夫人本無政治學說而又不知英美衝突之原因，但因聲音之迷人，乃成一自命與決意之黨黨員。皇室之冠冕，王室之衣服，國會之高等法院，英國財政大臣，皆屬不可抵抗之勢力。一時成衣匠與旅館主人出身之上尉與上校，甚至維基尼阿農民華盛頓將軍可以敬佩之人格，只有引起其無限之輕蔑。

(註一七)一七七六年六月十日，一七七六年七月十三日。

(註一八)刺文僅蒙一次直接有意之侮辱，「方香經過長列(Long Row)時爲一悍婦之毒舌所攻，四稱吾人爲可詛咒之美洲叛徒也。」——刺文之日記：布立所陀爾：一七七七年六月十七日。

(註一九)刺文之日記：一七七六年九月十一日與十二月十八日。

(註二〇)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與一七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日記。致史密士牧師書：一七七八年一月十七日。  
(註二一)一七七八年三月二十日之日記，與一七七八年三月十六日之信。

(註二二) 賀拉西爾致賀拉西爾爵士書：一七七九年九月五日。

(註二三) 窩爾波爾致曼爵士書：一七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一七七九年六月十六日。

(註二四) 見約翰雷之亞丹斯密傳 (Life of Adam Smith, by John Rae) 第二十三章。

(註二五) 倍克致羅伯特生博士書：一七七七年六月十日。

(註二六) 一七七五年十月六日羅伯特生博士書。

(註二七) 每提及休謨死時之鎮靜，約翰孫博士輒為憤怒。亞丹斯密證明其友死時非常鎮靜；而約翰孫即不肯諒之。史各

得爵士 (Sir Walter Scott) 述此兩哲學家在格羅斯會見之一段文字，雖同類之性質非常嚴重，然乃真劍之珍品也。

(註二八) 休謨所稱願見暴民戰敗，而倫勃之三分之一夷為邱墟。其言曰：「吾以為吾之年事并不甚高，或猶得見此類幸福也。」休謨致伊利奧特爵士 (Sir Gilbert Elliot) 書：一七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註二九) 致羅爾男爵 (Baron Mure) 書：一七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休謨與查理福士斯之友及梭夫魯都議員約翰克羅福特 (John Crawford) 私交至厚。勳塔維斯頓爵士 (Lord Tavistock) 讀休謨之歷史者即克羅福特其人，而愛德福公爵則或其子自讀此書。

(註三〇) 此時波克拉克 (Beaulecher) 奧校爵士、薛立敦、立克、倍克、查里福克新與康博登爵士皆與吾而去矣。吉本致何爾羅德先生書：一七七八年三月十四日星期六夜「早飯後吾工作甚勤且正往參加佩因夫人會議，會議後吾將與查理福克斯同往阿爾馬克俱樂部晚餐。」

(註三一)於阿爾馬克俱樂部：一七七七年三月五日星期三晚。

(註三二)一七七八年二月二日福克斯氏「舊兵勿再出國之提案」以一百六十五對二百五十九少數否決，而吉本即在此少數之內。

(註三三)「向下院提出一項保障國會之獨立與民政機關及其他機關之財政改革之計畫之議」關於商業移民部一段佔全篇演說之十二分之一。「吾見此精妙之演說家得全段議員蒞廷後得其所排斥之人蒞聽，不勝欣悅，商務大臣自慚縮小。」此愉快之自承，見最完備之吉本自傳之註解中。

(註三四)最後之日記，一七八一年六月二十日安來尼多勃 (Anthony Storer) 寓卡來爾時所述微有不同。「查理之書本週出售，吉本之書內有查理手筆者被人偷去，蓋查理願將其出售，但始終未曾陳列以待價也。其所購之書殆無所費。」

(註三五)馬柯萊爵士 (Lord Macaulay) 亦復如此。有一勤敏而無其眼力之批評家宣稱柏里特「見代史與奧爾米克遜 (Olmstead) 暨溫得 (Kenneth) 及馬柯萊之著作同屬一類。該夫人有名之同名者即於其旁註上：「胡說今日尙有何人願讀奧爾米克遜、何、願讀暨溫得，何人不讀馬柯萊乎？何人不讀柏里特乎？」

(註三六)「究竟何事竟使作者以爲馬柯萊夫人乃一非國教徒，吾深信伊絕未沾染此毒也。」見尼哥爾之文人軼事 (Nichols's Literary Anecdotes) 中之信札。

(註三七)見尼哥爾之文人軼事 第八卷第四五八頁。

(註三八)「於實行其計畫時，彼等則爲一種反對黨——官吏與受恩俸者組成之反對黨——所蹂躪，彼等得全國之信

任者之贊助；且既於種種困難與挫折下任職矣，又奉國王之明命棄之，正猶處若應國王之懇求就之也。」倍克即如此輕視提及國王喬治第三如何待遇忠勤服事之羅金士爵士及其同僚云。

(註三九)「吾不知先生之報紙，雖吾亦不知他人之過分重視報紙，吾亦知片段文字無用。重大之問題應於信札或小冊子中論之，然後再以片段文字補充之，必須俟問題已經討論明白，然後片段文字始有人理解之也。」(編者克斯致菲茲頓特立克書)

(註四〇) 塔克教授演說「吾以為顯屬正當之計畫，最後必可實行。故吾絕不懷疑北美殖民地之獨立——及另一正當之計畫與愛爾蘭合併——在牛世內必可實現。」

(註四一) 塔克教長第四篇論文，一七七五年。

(註四二) 一七七四年二月二十日柏尼小姐及其友人不幸與設卑爾同在一客廳中為賓客。「彼斯然破壞吾人之夜晚，因彼乃最猛烈、粗野、淫猥與無態度之人，為吾生平所僅見者。」其大部分談話如柏尼之所報告皆甚殘忍，而更壞之段落已於草稿中刪去矣。

(註四三) 挪兒斯爵士所不滿意之一句乃關於格陵維爾，而其原文如下：「雖然，勿令其死後猶遭人誹謗也，其所具之能力非人人盡有，脫彼而能令人立付馬尼刺 (Maim) 之贈款，彼必能計數之也。」在第二版中此句又為「其所具之能力非人人盡有，若彼有時錯誤，則彼有時又屬正當。」其言公務員無不如此，因無領約翰遜語也。

(註四四) 波茲爵士曰：「彼語係內閣刪去下列一段：「移民不得藉口少時未納租稅而今亦可不納租稅也，吾人不可以擅擊。吾人靜候轉變為牛。」

(註四五) 卡萊爾於七十歲完成其傳特烈大帝傳 (Frederic the Great) 然後草此已十四年矣。

(註四六) 美洲戰爭開始之時衛斯力年事已老。此後多乘郵車或驛車。若讀者重覽最後一卷之日記，即知其乘車遇險有若干次。有時途中未遇何種事故，例如一七九九年六月由科芬里里 (Coventry) 出發是也。其乘車往倫敦。隨行之人甚多。車後有犯人十名，大聲鬻淫，且搖動其鐵鎖。坐吾旁者為一手攜已裝之彈之大槍者，另一人則坐車頂。

(註四七) 關於三國國勢之自由思想 (Free Thought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註四八) 此非衛斯力第一次被稱為耶穌會會員也。某次在都伯林向會眾傳教。其中一人略聽片刻之後，即任呼曰：「噫！彼乃耶穌會會員也。茲事甚為明白。」而鄰近之教堂牧師答曰：「否，彼非耶穌會會員。吾希望彼乃耶穌會會員也。」一七四八年五月十日之日記。

(註四九) 衛斯力改師之生活與時代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Reverend John Wesley) 第三卷一七七五年與一七七七年兩段。

(註五〇) 約翰孫致衛斯力書：一七七六年三月六日。



15173



14

63-8  
0284

省立新莊中學

